荷華編 三

松月齋先生集卷之五

荷華編　雜篇

五嶽志

太史公曰崐崘其高五百餘里張華曰縱橫萬二千里蓋天下之山子子孫孫於此也山經曰海中有岱輿員嶠蓬萊方丈瀛洲五山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頂平處九千里相去七萬里其上臺觀皆金玉禽獸純縞珠玉叢生花實食之不老或曰五山隨波十五鼇戴之傳疑之辭也陸有神秀之天台四明台之高一萬八千丈而赤城霞起瀑布飛流明之峯起三百

八十而上有四窻穴通三光自古稱其麗莫二山若
也若是乎崐崘之大五嶽誠侏儒若是乎五山台明
之絶倫五嶽誠庸夫然其失收於常典者豈不以崐
崚居西北海之地去岸十三萬里五山瀛海繞之而
洪波難往台嶺丹山遠在吳越者哉吾所以獨揚五
嶽而山海經所云怪物諸名不敢言絶徼山川曷其
汲矣京洛王屋有見峻極于天者謂之嵩嵩適中嶽
也峯有三十六東曰大室西爲小室小室之高八百
六十丈上方十里大室大於此也西北之望都清朗
見洛東北之雞鳴五更見日上有玉女擣帛潔石北

有大穴有云中有仙碁玉漿亦多院寺遊人憩息也
九山之鎮獨此無之故不言澤藪以下事北曰恒山
結根定州高三千九百丈七尺方三十里周圍三千
里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涞易其利
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南曰
衡山結根荆州盤繞八百里有七十二峯而大曰紫
蓋石廩芙蓉祝融祝融最舉而芙蓉亦聳傑非清霽
之朝不可見其巔而飛泉望若練幅凡有十洞十五
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池九潭九井其澤藪曰雲
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

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西曰華山結根華州小華山連大華山華之高五千仞廣十里自小峯迤嶺表勢如削成有芙蓉明星玉女三峯蒼龍嶺黑龍潭日月崖及仙堂石月而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泊破鐵船存址有石鼓雲臺上有石盆可盛水數斛者如玉有二靈泉蒲池太上其名也其澤藪白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東曰泰山結根兗州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曲山頂西巖爲仙人石閭東巖爲介丘東南巖爲日觀又東南名秦觀吳觀周觀其澤藪白

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無懷伏羲神農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帝嚳堯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封泰山禪社首故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扵岱宗以東方萬物始而交代之處也夷吾之言吾嘗慊其不見扵考信之書而所謂維嶽降神生申及甫犁然有當扵心此言其名山所孕神氣鍾扵人降生經邦大人也故有明山麗水然後爲宏城萬

落而人傑出亶父之率西水滸周召之卜澗東瀍西東衞文之升虛望楚其非以此邪五嶽者崐陵太祖之受授鋪脉天下者也勢自西域之遠方而入華夏挺此五崇嶽外五而指天闢心者亦不可勝數凡大山餘氣之錯繡小結者域中中州數萬里其奔馳域外四夷者不知廣輪之數而輒遇水遇海短長其止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蓋毓精而生文明之盛惟五嶽爲然而羣惟下風故他山之屹屹其於五嶽尊莫及焉美莫及焉舍山海經所書怪物而言之則此爲天下之最雄者也夫物之與物高百倍特百

倍之不易而五嶽之於衆山不翅百倍之高且特信
其名不虛得也夫山之南水之北莫非民居原野而
廣狹不同千萬其數然登高丘而望嶺陸相接難見
野若波浪之痕而五嶽亦不遠過於他山之大者也
外匝以溟海而內流江河淮濟其間衆流不爲不多
而惟此四瀆爲天下之最猶山之有五嶽也嶽者一
本而萬殊瀆者萬源而一合太極萬象之理默契於
山川二者矣噫嶽瀆自判玄黃未嘗變而人物出沒
須臾萬變孰不曰嶽瀆之久而人物之息而自其終
窮者言則天地一瞬自其不窮者言則大名與天壤

共獘吾若大名亦一嶽瀆名惡乎成其大去仁不可去知不能也仁者樂山知者樂水仁知之德不離乎山水而登臨海岱有小天下難爲水之量高大之勢有以異也故山之高異於常能布雲雨斂雲雨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能雨能暘於天下厥澤博故王者視五嶽以三公有星位而虞祀川亦有望焉

遊俗離山記

吾初吟美疢常自龜縮畏出今以閒而因思遠遊以副山水之癖今秋將弔商山妻兄之死報恩俗離山與商接壤之商以之離建領也是以乙丑八月二十

五日癸丑昧爽吾發行向俗離珏姪瑾兒李道士與
之俱道士自溫溪上流投龍壽姪自新羅峴下趣松
夜吾父子入溫溪李上舍再昌與送遊楓嶽序夕哭
周村李上舍平仲而因宿焉甲之鼂見李上舍朝鳴
於下村李君壽崑草堂最强健年七十六木履竹杖
常下上數里歷金溪拜金令公叔有疾夕宿松坊時
秋氣尚熱喫西瓜滌勞熱乙卯權震龍雲卿欲行爲
留一日令及治行是日斯文權聖則與送行詩二首
丁巳瑾與雲卿有事先行異路而吾叔姪行至豐山
縣底路見金郎九用叔姪叔乃必鳴也與行旁舍諸

處弔禮而見李上舍夏卿出不遊山乞言欲得言倉
卒也無倚馬之占而徒濫許吾文且讀聖則別章而
與之吾金叔姪四人宿屛山謁廟院任令院屬乘舟
夜漁漁火點江九月一日戊午自院瞻錦鱗饗坐間
余以明日外舅諱日辭皆勸行役中素單日乃聽食
二齋任金君震耉鄭君東鳴各酌秋露余以不能虛
引成禮遂拂衣起遡河回見柳山長世長抵柳君後
昌家諸柳及他客多會而有客鶴髮分坐越邊爲首
差久未及通名蓋彼語及我而我適顧他未聞既起
而問之則柳君世鳳也少日之面老大不記柳奉化

兄弟至曰吾新自此去他聞訪吾虛歸故至李正字
東標曰名山中惟雞龍逆龍百里形勢尤奇吾舉八
公逆龍三百里之說君則曰雖然此奴龍也蓋知爲
安禮護衛也坐中有言遊俗離者不見黃澗冷泉不
可始有冷泉之計必爲微雨不息雨裝而行渡舟躋
岸乍見謙菴憩息鶴峙而欲步見玉淵畏行露不進
夕宿申浦瑾及雲卿已先到己未朝見申浦金君必
亨氏欲作亭處去家東不遠斷岸去土出其隱巖宛
然一臺巖狀多奇復臨溪流足暢幽趣名曰凌虛臺
庚申款望道亭姪家日將申熱氣甚分食申浦所賫

西瓜數塊稍去熱繼呑其處頳虬卯自此以往無西瓜而所到輒逢柹栗每餘及下辛酉早白粥後發行尋商山之道南書院階庭被茅而無守直挾戶二百餘家久呼無出見牆頭有老嫗使召院直卒不出困睡空齋既覺出院詣灰洞訪金君聲弼昔見未須今老蒼聖欽不知我我亦不識面問客何至差久吾知面其二姪汝鏡等適會夕宿長川金君聖望氏家主人適出壬戌朝哭金君萬秋母子於語訥里飯後姪及雲卿直向求道谷吾父子往哭第三妻娚於商山邑內弔禮訖夕宿求道谷拜表從姊多老而猶可目

想舊顔金參奉子開墮馬傷骨方爲疾癸亥雲卿往
長川厥妹夫家期信宿後會于酉川或茅田紆吾逗
留親舊也吾三人上栗枝吾父子入見妻姊則方憩
候强疾坐其子鄭道求道休在欲訪其村鄭昌寧室
內而聞鄭主簿錫昌出不果適靑里過見李同知㮚
年八十四尚無疾但不利於起立相見不識面徐乃
言之笑誚其徐感喜多顔夕宿故聘家昔年主人之
玄孫爲主而宅亦易惟前大廳巋然獨存而今爲祠
宇衕里亦異在人宗婦金氏舊人也春秋七十八髮
多黑不甚衰引見余驚喜上省宅後岳丈松楸忽念

其平生孝友之純心及列岳之孝友與風度一門衰
衰今則零落殆盡餘者散處蕭條非如月澗公在此
舊宅時子孫日夜滿堂也聞李君在完得病寓居里
許書堂瑾暮行見之告吾朝進見是夜李同知嗣打
話夜分而去甲子朝吾往書堂白衣少年路避馬乃
李君之子投我也與往入見之重痼也語良久罷吾
三人朝至于大峴第二妻甥處相識面也李上舍在
匽居其鄉聞而至弱冠之知今皤皤不識面也自我
入商處處舊人見者多計吾遊青里之年實壬辰而
距今三十四年矣故舊人物故者五分之四而存者

復不識面惟妻娚不然故彼有更過十年猶可識之
語不見俗離先得親舊逢著出俗離之上遠矣追思
壬辰近若隔晨而人事多變如此朝露人生寧無感
慨乎妻兄老多吟見其詩文欲主義理與持世見吾
乞言若諸益送行文字旣罷雜以羣言喜遥之心如
春登臺雲卿忽自茅田馳伻催行吾初意留宿于此
及見報不可泥行昏勉告別以我黯然知彼勞勞也
赴酉川見李河東內泊李君在隆少年數輩中表二
全出矣獨不見也至此得聞中年諸黃謂我以八月
念二日發向俗離蓋余果右日將發而緣馬病足退

二取五深怪遠人之窺我行止也促行達茅田雲卿
見而笑見李山長在寬及其婦二子奉至等在到處
梯栗狼藉獨此不然還多其澹泊氣象之好也輝遠
云句間有祭祀不得從遊俗離蓋商山去俗離不遠
而往見者以矣行公城時有金內翰名亭而旣過知
之失一玩景也夕宿回龍吾行益之以金冑瑞李碩
至榮至夜乃會話一堂而分宿食村有百姓芮歸周
字讓耕老者善視我輩且其家有册聞受學於故李
通禮元圭氏通四子而爲升補初試免役其名與字
通禮公所錫也然有姦雄名乙丑金冑瑞朝前先發

而吾六人飯後行數十里客有息馬而下坐路左屛處余馳過而珏及李碩至等往見其人珏追及道余曰此中年黃霦也吾所素知之故入見之蓋欲見叔父也行至新川吾與李碩至等拜月澗墓二人自此還矣吾一行冉冉進去忽三人稅馬路旁而會樹下其二金冑一冑瑞兄弟也吾等下馬彼皆延出坐而語其一金之舅黃君霙也待我在此金君回龍朝前之發致此也黃君言其兄要路之事吾謝以誤過失拜且問何爲珍我彼所言悉吾所不樂者也吾行與金黃同往黃澗吾意在冷泉而黃之家邑內冷泉在

邑南最近也未及邑内數里剖决二金之所須二金
弟還兄留臨冷泉歧路余告黃以直去冷泉黃曰冷
泉雖有宋相奴家而無廏川險難涉日且夕不如宿
吾家而行姪既知黃故欲其聽彼言從之卽其堂坐
未暖席吾四人步見舊官舍駕鶴樓樓枕高岸川朝
其下而暝色生樹故李東岳山灣間七絶懸板字麤
明見而他板字細不克見也既見而還則主人已下
數人下堂而迎一人立堂角坐定通名一卽霖一乃
公城人忘其名一乃金胄一立者前恩津倅李石堅
石堅語多款厚二客退僧松翠至主人云此師經書

貫熟而文力大讀下皇明通紀無少碍且從事於術
數吾輩所以畱置也吾曰僧名松翠恐其號而非眞
名也主人笑曰人多如此言之而師則以爲眞名也
余鉤問諸事風廓折僧明早公娍客邀僧而去丙寅
吾四人至冷泉黃君迫冷川邊謂曰今六月大物不
知其幾十丈者目如燈光額横白文亟後由此川上
流而下忽起身三十餘丈許其怪狀不可正視所過
處大石移易因指在旁二巖長廣丈許者曰此二巖
初相遠伏於上流大物過時相會在此邑人及過僧
等適見怪形失魂惴慄其物卧下流渚沙有日入通

淵此川不大別有積水地窟也冷泉泉石巖多異川又湶而有舟巖山羊窟月遊峯青鶴窟明月梨花二臺辛未菴法遵寺等基八景而名不及實夕宿青山之灰洞主人薦棗大笥一行饜厭此村棗木成林不可數自此以往報恩地亦村村有棗廣野棗林迷其近遠然有聞棗價騰踊莫甚於此處丁卯吾四人早發大霧塞路日晚始收失道迂行朝食後息馬象賢書院溪邊水石奇怪入眼而但巖不圓淨多有泐釁徘徊院堂下人待候吾四人得嶄板近欲見金上舍礪弼循下溪路馬上北顧始見舉骨列峀隨步躍出

有如活物又如霜雪凝結此俗離之山外見也我聞俗離之爲小金剛吾不見金剛未知其如何然其於髣髴之奇形怪質孰可得王哉夕宿俗離之法住寺東下室爲愛玉立攢指之明在目急欲探勝而以日晩姑待明先見殿宇洎碑然令入山見山之美不若极近之髣髴驚目所謂身在廬山不見眞面目者非此邪本寺西巖佛碑鑿巖攙入碑在巖腹而巖覆如簷可免雨洗碑石輝映如玉乃慈淨國師碑左副代言李叔琪奉敎撰直寶文閣臣全元發奉敎書至正二年壬午九月日立溪橋外事實碑恩津宋時烈撰

恩津宋浚吉書崇禎丙午二月日立覺性大禪師碑
同副承旨鄭斗卿撰朗善君俁書福昌君楨篆甲辰
四月日建破碑卧地不知爲誰問之僧則曰希遠師
碑碑根淺入而仆石致碎原任領議政李景奭撰僧
處能書寺左有石甕埋地而深丈許退十餘步有鐵
鐺大如房內而形圓僧云嘗煮豆粥九石猶縮鉉旁
有石槽方而長大於鐺少上溪邊之石槽倍於右槽
殿凡七多華麗而惟捌相龍華二寶殿爲最捌相五
層爲閣而屋上立鐵鎭蓋而鐵索懸鈴左右引納殿
宇皆有風鐸龍華則二層之閣三十五間內有彌勒

佛立象黃金塗前而背則緇色僧云佛高布尺三十
七矣本邑品官有徠見余輩于此殿者曰遊俗離者
此列殿外無可觀此不可與言遊山之趣者矣四天
王內外二外沙門一鎭鐵莖二十七節西碑下旁多
巖巖間有汀清菴龍浮屠立菴左巖上騾浮屠居菴
前三四丈許高巖上本寺房舍有數處而居僧貧且
寡戊辰欲上文壯峯一云雲壯臺步向寺北少許左
邊山足有鼓巖更上如干步有搖鈴巖巖北有五十
仙菴菴右至近有羅漢小間間後巖窟深入七八步
出窟上去如干步有內門路穿巖底上去如干步有

外門巖狀如內也緣路巖石多異多積每行叢右上而峻如登雲有大立巖形如冠帽而高數丈北有大巖菴以之巖得名也前簷明快而西北之近地有靜觀菴東北之最近有羅漢殿殿基盤石如削前高後低廣可數十百人圍坐艱闊彌陟及文壯峯自法住至此已二十里而以平陸言則十餘里也仰視純巖直矗直矗聳拔如牛犀角而中拆有罅從東復西欲躋其顚前阻斜巖旁有容足處小席許其下無地斜巖易危立容足處捫斜巖則過臍之高若將傾下跌墜席地則生激過其外則奄爲九泉人矣有冠者一人挾

冊童子二人從上方下吾輩止之旣上平臺而問爲
誰乃淸州人族劉也劉自言旣上最高頂又歇平臺
前面之石井而還此峯中坼如門入門南臨其下茫
然而橫有斜路窄如布幅井在長數丈外此實焦原
未知其言之信否而聞之竦骨也吾輩所登之臺巖
平不危而旣甚高故裊裊若居木末面面羣峙擧在
下眂而不見平野也此衆崑巖峯皆蒼蒼台苔而或尖
或鈍或細或大或叢或稀不知其幾何絡繹西東者
不及十里而山頭皆皓吾疑巨靈失上齶而下車齒
牙㹞然欲嚙還疑燕丹送軻易水衆賓白衣冠而送

行佇立於是失其爲山而奇趣入懷雞群之鶴覺其
稀矣其雄壯較之太白誠淺薄然其明媚多姿超出
淸凉之險厲陰黑而獨無金塔一面之奇怪也說者
曰此爲兒戲於金剛直金剛所棄之一餘支信知造
化之無窮而楓嶽俗離雖分小大其趣亦必一矣平
臺上直上大巖高六七丈而截然如壁積木束藤以
爲梯欲上者短衣脫襪緣木接腹冉冉循上如蛙上
木旣畢木梯復有小立處而峻絶如前故亦積木束
藤其上如右乃得卒業降時抱木跌下其下上時旁
見萬仞則心目眩惑無可爲矣故有聞昔者報恩倅

既登而眩惑不敢下乃褭袱縋下凡上者十居三四而其一登之人難更登矣今我非筋力不能升縱使强登必惑其降儻如報恩倅則不如不升且君子行步不窘何必如猿猱而後快於心乎故吾絶意於此而𢡮雲卿以少年役氣喜升戒以勿登登者曰其上巖平如塲而湫在其間旱猶不渴自分三派一入洛一漢一馬而清明諦觀則國東門若鍼耳而八方杳杳矣吾一行下中臺而東去上觀音文殊二峯亥見文壯之不高而别無異觀欲上天王峯則徒大無巖不更就也初上山時脚力罷氣亦困息足縱目之久

脚力復健欲更有登陟處矣下至中獅子菴小憇東
去山腰望見上獅子菴之間夕宿達摩菴階砌皆鍊
石已巳朝過入鶻翔菴倚樓閒望下至福泉菴其法
堂後麓層築鍊石庵前鍊石多功而 世祖巡幸事
蹟藏櫃中扈行諸臣申叔舟金守溫等名亦存記則
乘崖手而以爲福泉爲此山之正脉故駐駕矣法堂
有禪衣袈裟二色之異常其時 上之賜信眉師者
也菴東有臺平暢信眉學祖二師浮屠在焉僧言山
内古有八十九庵或云三十九時存十五六庵而旣
飽山趣之後同於得魚之忘筌無意求見梵宇惟歷

覽直路菴子遮僧從行更不別揆也此時山之腰上
丹葉如火腰下青葉如藍而庵舊址處處生木近菴
緣路栗落如布未免拾袖旣飯後直還法住上水晶
西峯峯頭皆巖而稍平如堂巖如龜首西向擧者尺
餘離析復接接處有灰而浮屠顚仆下巖處事實碑
云國史中原人來見此龜形以爲中原財帛日輸東
國者此龜之故遂斷其頭其背樹十層浮屠世傳亦
斷頭時所壓勝云爾頭則崇禎癸巳沃川郡守李侯
斗陽諭摠攝僧覺性續之塔則歲乙巳忠淸兵馬節
度使閔公震益諗觀察使任公義伯復毀去之夕宿

寺之東上室方其遊於山目無暇慮不給無一吟旣
而思遊名山而無一吟風韻短次東嶽駕鶴韻曰俗
人强游俗離山杯飮沾喉賴谷灣冠玉羣仙爭儼立
神功方見壯王間庚午覆列殿坐欲見世尊舍利守
僧衣長衫肆潔席然香出一袱裹漆函而開之內復
有函函內冰色琉璃之合方正如大豆腐片而以木
爲蓋囊寶之致也合鋪有紙書麟平大君字而銀匣
如竹筒者六重所包錦袱多而靑琉璃一片光照執
手舍利一枚大如百升太而骨色也盛以靑琉璃余
將手拈舍利而流墜下席僧色變問其所藏之物皆

宮家之施也出橋外見三碑遂離發秣馬館基近處
朴公家村姪知朴也其祖子孫皆業儒云吾等隨姪
見朴出饋大棗而欲炊午飯麾手而止齎粟行中一
斗夕投火嶺村家其旁姪所知鄭公家也姪見鄭其
壻安城人李世夏出見余邀入堂主人病者不巾見
客遂宿其堂辛未朝瑾往下村其表從妹夫金漢相
家金適出而見金妻飯後徠會夕宿倉巖村家聞下
流十里龍遊洞泉石之好欲往而日力不給既而瑾
不食夕達曙甚痛癮疹作梗夜備冷藥以用之吾聞
痛聲不欲入見而經過外廳珏等救援曉頭降熱僅

得小蘇自此無遊覽之興壬申扶瑾病行過率面秣馬七松亭知下流十里有華陽洞泉石而恩之不可往夕宿舘伐村家苫石懸門而窓無蔽出襪張之癸酉晨白粥後踰不旱峴峴路險下平地溪流見盤巖平鋪可異於心不忘及至聞慶孤山孽屬李龍所家知其上流爲仙遊洞而惜不入見也兒病猶未平且聽主人欲留之懇飯後不發欲遊梁山寺旣非勝地而往徠二十里之遠故止甲戌宿龍宮長坪外子家乙亥㘭往殷豐雲卿往開湖吾朝弔潘察訪好義于上村飯後往邑内見安重叔及其内及洪司諫室内

夕還長坪丙子哭崔君斗齡死於茂李谷夕還長坪安履祥蚤作留連見我而重叔徠宿丁丑安君善徵回謝於將發語須臾而行吾行舍穡事而出急欲還故不從姪之欲我入金堂道殷豐而直指醴泉邑內踰歸本峴求捷徑入晚麻宿寒梅自笑雖遊俗離而俗心勝爲此戀家急還之計也戊寅朝食于彌訖李君梲處夕宿伊谷女姪寓所己卯早食後過見立石二柳君午前達明淸洞彌月氣淸無一疾還怪異於前日疾常驟作遂欲復遠遊舒志氣也

送從子瑄遊楓嶽序

吾早有好遊之趣常思步亘天下名山澤而猶未也
逖矣天下名山澤欲往未由勢也而惟我東之楓嶽
者神秀鳴中華而自此往浹旬之程也嘗與同志譚
此山謀整策而東窮極失所圖噫足經楓嶽之未嘗
况彼萬萬程天下之名山澤乎及玆垂老益欲見所
欲見內甚菀結於水爲雲海文於山爲五嶽志思以
自寬而猶濍然也今聞若赴關東按節之逮爲見楓
嶽也其亦多有山澤之趣乎我欲與若偕作而又未
能也孤興益發不禁吟䰟之徑度毗盧之間儻得上
毗盧絕頂望見萬二千峯之玉立雪彩神功奇狀及

嶽表溟濤之浮天一色雖無謝眺驚人詩共檇不亦恔乎今我不得往同於萬萬程爲我報嶽靈以不得往而戚然也

遊山乞言

某之痴不諧常情而年撫壯惟喜山澤之遊稀在家多留髡宮人或戲吾家人曰造送長彩於遊子猶不知懊而好遊之心長在周流天下至如東土之窄不復齒卒焉一同之未易出周流乖張乃夸父之計也此正逴邃無間而重以疢疾危逼不克指遠動袂所易接者部婁之與澗谷過此則滄海驚心而兩白淸

凉稍慰此心其他間有稱美之峙流開心目者不止一二而特以腆耳將何以得開虛負此生之深蘊也華人稀遊四明天台之神秀以其託基絶徼故矧惟我之邈在海表不知其幾千萬里者哉此則我今念始息而獨我東之楓嶽方慕如三神蓋楓嶽聲聞天下華人遂綿難免願死而得生朝鮮以見金剛十二千之玉立度其歆羨四明天台之美亦莫之先也自此徂楓則浹辰乃達異於傖人之迴左不佞猶以稍遠耳之而未之目疇昔窄土之不齒之心見其甚可笑也華人之癖我權于楓常多吟想頫仰之間魂有

九逝老益競懷曩爲五嶽志以劉樂山水之趣爲樂志論以擬富擅名域欲自快如孫綽之天台屈子之遠遊而宣之於口不若親見於身反激淸襟日以適緊直欲奮飛坐馳千里以故往年與僧眞雁園瑚前後約行而奇思不通年數日益不足而墓木已拱皺顔皓髮隨處可憖雖筋力尚存愛嘆必滋而同志適得近覺疢亦因行得瘳恥日因循長嘯決起凡山川之歷覽古人亦爲之而非必收斂性命之道亦非猖狂自恣之擧惟欲盡天下之壯觀以助吾氣然有不云乎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

彌少雖盡天下之壯觀猶有其知之彌少楓嶽雖奇僻處彈丸一域其遊亦何有補於吾一身乎以此自解欲弭其節而喜心更熾未免役於物此甚可愧而壓熾愈動同翻車其大觀助氣已老矣雖非可取而强歸之於此以清和令節爲正策之期惟願吾黨慰征役之勞投以瓊瑰以侈行如緇髡之詩卷使得息足處披讀賞心則頭風可痊而不知摑頓之勞之去此與賞名山孰愈髡非吾徒而士君子樂道之則亦可不吝於此且贐行不以財而以言曾子所訓言之有輝縱我滯故失所圖得金玉之音日以吟是亦好

遊之同也

關東錄

記余昔繪名山於袖裏以託愛而不見之心如三神四明天台亦往復于懷而顧小知者不會性情惟好之而已乃惟願遊關東皆骨因之北之西而上白頭窺鴨綠探妙香觀九月而南下智異兼賞其間有可洗心者然後歸休蝸室而塵臼戮民見束於窮桎上氣之疾又從而梗之其出遊不敢生心虛過歲年是造物息我遊也及今上氣瘳於遊行以行爲樂是造物勸我行而窮桎猶束是造物半息我遊也以好遊

之心得半欲行衰叉蒲柳之秋以玆日急其遊往者
爲遊山乞言得士友送章以志其必行將欲發者有
年窮椏輒蠢丙寅之孟秋占日將行又有魔戲欲退
期而行則金剛蚤寒寒氣逼矣長息窮椏之果應絶
意於再擧先是家姪銀溪督郵手書金剛道里數及
延接列驛處繼又書告九月初入山景益奇絶吾聞
音則喜帶童奴未及裝爲而出八月辛未與男瑾從
孫仁溥取路竹嶺赴金化郵館信宿舒眘得賫而出
此中流一壺也途中驟聞山有積雪不可躋更進而
知雪之稍盡矣九月二日癸未吾父子朝食于淮陽

斷髮嶺下自吾居至此八百有餘里日又軼辰所過
雖多開野山則峽態實佳佳者元春惟溪江與幽巖
處處淸心而澗畔山坂丹葉霞蒸今已葉脫收霞路
或多石及上嶺望楓嶽則巖巒稍長而高大蒼白斑
色白者脩而上多尖下亦多尖比首尾內山易分異
也洪恥齋論此云銀巒玉峯雄盤特峙宛如漢王擧
義三軍縞素層巘疊嶂聳揷危列奮若項王臨陣劒
戟相向以余所見未知其爲然慮其名浮於實心始
怠也進行四十里至長安此皆骨之初寺也未及寺
十里間仰見剡峯之如麻葉竪者成疊而夕陽射將

近黃昏蒼白尖列化爲淡紅奇態美若芙蓉出水西
施醉酡吾方酣興若山陰之雪矣經長淵寺古基塔
左復進松檜中入長安獨木橋狹而甚高步過心危
夕宿其寺夢虎化爲凶人逐我駈駈我懼避奔忙旣
寤則念山靈逐我入山止見淡紅夕景繹思在家占
行之玄武動擬有所害私語曰外物不可必莫如不
遊山而天遊也甲申見本寺事蹟乃論金剛形勢寺
刹創立以及于佛辭多神怪蓋此寺新羅法興王時
聖僧眞表律師所開而改繕於回祿寺制欲宏麗故
四殿皆二層而室亦不下十也東有尖峯十餘競秀

無内其形穎異然山内險危不可入馬故令僕輩牽
馬退繞出山後指京庫留飼以待吾行然後吾遊欲
先其最勝者北溯溪流溪乃内水岾所出岾遠三十
里也溯里許越邊水月菴臨溪直上若而步甫巖如
場下有澄波百川洞水自東合流更上若而步西有
無僧菴稍上有鳴淵豓如藍而不深大溪巖奇潔大
巖據流自長安皆然而左右石山始如夏雲之輪囷
方輿頗勝於長安所見也自甫巖以來遷路累斷處
處棧過多行積石上或盤石頂仄成徑蓋見石頭微
漬履塵而知爲徑也巖溪之景陸續清奇故取其景

東有頓岱寺西有圓覺寶林天盡三菴更上若而步白華殿處平地後有六浮屠三碑乃表訓寺物也處中大碑西山淸虛堂休靜大禪師碑銘並序月沙李廷龜撰東陽尉申翊聖書幷篆右邊楓潭大師義諶碑典翰李端相撰朗善君俁書福昌君禎篆其碑南鞭羊堂彥機大師碑白沙李恒福撰知中樞府事吳竣書朗善君俁篆殿前大巖分立下巖刻佛三軀上有刻字苔蝕不可詳僧云懶翁師刻願佛阿彌陀佛觀世音大世持菩薩且此去十餘里水岾去路左亦刻佛像義相師事也上數十步度木橋入表訓寺大

於長安而亦有事蹟表訓者新羅師義相弟子名立寺以其名名之也寺雖前案綿密如戶左右無秀而和平勝長安去長安七里也寺前之木名益介枝葉實檜而葉生死同凡木他處亦有而味微香僧稱桂者非也聞寺前元英宗餉萬人碑近年不保於火也寺之般若殿內西向作木假天台山丈許下安曇無竭小佛上懸琉璃燈燈乃福昌君所施也長安法堂亦有此類甚奇而忘其名僧云出自中原也昔見海州神光寺殿木假天台山充衍於二十間內而每山形下列置五百佛及寺蓋以磚檀土塗作奇形此則

刻木尙奇而小非如彼也東有石槽可受五六十盆
水而控流使滿錚蒸亦大僧云受米一百一十斗楡
岾物亦巨也自寺西北上右有二菴直上四五里南
折爲天逸臺北折爲眞歇臺臺左數步有正陽寺僧
云眞歇古有臺體而松檜成林後因塡土作宇遂爲
寺庭也寺之藥師殿六面制度內安石佛四壁畫佛
旁書佛名僧豐悅云唐吳道子手題詠者亦以道子
言實無證也後般若殿衣鉢藏由遊客貴懶翁物而
披玩衣已成縷也向南房前二間半簷謂之歇惺樓
十餘詠中表表者淸陰湖陰龍洲白洲也前臨羣山

若不甚遠而闖一山洞口之入動必一二十里則山
之深高可知也此樓與天逸眞歇無異觀而人言楓
嶽形勢入此故樓上歷數列峯自下而上則使者在
乙天馬高聳後疊大五峯隅然而秀地藏在觀音普
賢兩間差低而猶特起形利十王在辰厚重上尖旁
有小而細者白馬傑然頭銳有稜角雪積陰崖僧云
此八月積雪消餘也今秋雪變振古所無故如彼然
重陰處冰片每四五月在也釋迦在十王前卓立後
疊筆形差小次有古城形圓不滑事蹟云金傅王太
子所隱處也後疊映出者彌勒落鴈而彌陀外送日

小見次有散花雙筆也望高臺在巳峭峻六峯連接端好僧牀石鷹雪鷹等也穴望在卯形肛上利而有穴自他面見穴金水臺在甲形長而北傾次有金星次有衆香城形如城堞之羅布城上者二十餘精巧如一而白壁滑澤嵯峨委蛇石馬屹然而高外有青聳上下映出者日出月出也內疊最高者永郎岾也其西有水精水精南有般若等衆香永郎外露頂者毗盧也永郎南麓落下向前者上曰小香爐刻骨象形復起爲圓高者大香爐也自永郎小北一枝直向表訓者金剛臺層巖御屛上立長巖山山皆石石皆

特異此山東迫海無乃天地初生駭浪盪戛以成骨邪蓋白馬以後蒼色以前白色而莫白者衆香莫奇者衆香也聦齋錄云浩浩若羣鯨爭鬬雪浪接天紛紛錯別昂昂若萬馬馳突頭鬣縱橫或如天女飛空綵衣翩翩又如羣后會朝環珮相戛者此也吾乃洒然擊節曰夫海中三神山去人間不知其幾萬里而洪波難往雖聞臺觀皆金玉禽獸純縞珠玉叢生無由可達而奇名天下之四明天台在吳越域視三神不遠而亦以境奧路迥舉世罕覿徒豔其名舉名之實則台之高一萬八千丈而赤城霞起瀑布千仞一

說四十五尺明之峯起二百八十而上有四窗穴通三光其名蓋天下獨以赤城四窻而五嶽不足奇矣我生東國得見僊人後生欲見之山則吾雖小知猶勝於庸奴之見奇不知奇而反以不奇爲奇其一目擊足而吾遊畢矣更何雀躍於山內某丘某水之窮搜以求其富乎雖然大知富見心愈明小知富見心愈窒故道詵曰萬二千峯象曇無竭菩薩萬二千誰知其貌相同我旣小知又非知佛雖昧山佛之相合亦有眼界之酷好望彼衆香白霓橫亘疑是玉京帝城而非蒙恬事也孰居無事築斯城設斯堞而濯之

以江漢曝之以秋陽皜皜不可尙已吾未見赤城霞起其與白霓橫亘孰兄孰弟邪萬瀑爭流與瀑布千仞孰彰孰約邪穴望一穴縱減於四窻通光萬二千加數於二百八十望高毗盧之高吾亦不曰不及一萬八千丈山白如玉彷佛於三神之珠玉叢生以小國一山之景取雋於天下三名山之奇而爲集大成於宇宙何其異哉是夕還宿表訓乙酉北上溪路大小巖石多積多異水下其間淸潔如玉異常溪溪左層巖峯下有隱寂菴小進有萬瀑洞盤石布谷溪流其上鋪巖刻蓬萊楓嶽元化洞天八草書字大如盤

而遊人多鐫姓名於溪間巖石墨書尤多多貴人也溪左青鶴香爐二峯甚奇無土但遠見生白薄之則巖衣徽素也圓通細洞水出香爐右合此溪自此巖益奇水益駛成瀑而下者不知其數噴之為雪而耳雷風雷渟之為鏡而目察眉須或有溪底之巖自成儲水之層如以泥造緣溪而上耽奇不厭縱横漸前多行棧橋恨雲泉之奇勝不近人居致我千里也溪左山腰有巖陡出其下頗深砌巖缺處而作普德菴如燕窠也其旁有窳窞亦窄巖故立一銅柱二十節高數仞于巖上而横鐵為梁立木柱其上成宇鋪板

而木柱上下插鐵索釘圍繞二間而各插于巖以防顚仆内安沙佛邊板設環以爲開視銅柱之奇而旁臨萬瀑溪流無他景物可近見戲也書名窗外簷下巖還下渡溪而上則溪石之狀不息其奇而自初瀑流下輒成澄潭潭名不可勝數龜巖青龍黑龍等潭清淺見底神物可得居乎上至摩訶衍菴稍舍溪石而奇峯四列小進般若菴見穴望之有穴也此去表訓七八里而日及晡二菴無僧故爨室炊飯表訓僧助役欲以明早上毗盧盖欲進見其升峯之危不如俗離文壯之甚則升以眺山海之壯不徒役景物也

丙戌曉出視天天欲雨既而表訓僧知毗盧路者賤約自其寺持點心而至催我行曰毗盧徑阬榛塞者四十里而中無家一日往返八十里故雖星行犯夜而歸時黝雲走址雨點稀落趦趄間密雪下我欲留菴以待日二僧以爲小僧素知山事此雪將塞水岾不可不急踰嶺我驚其言且恃步決議踰嶺行十餘里雪益甚僧惕必死于雪請還般若馬徒卜生言業已至此可冒進從卜生計則織溪而行逶傾且石犖石每上實不知徑如有雨水不可通也內山石徑峻險犯雪行二十里上水岾頂此隔內外山而去爲雪

嶽昏霧如漆嶺多積雪及下嶺惟雨無雪左畔石山特起於內山間如內山之奇外山大抵多土也過入大寂庵小憇前簷僧出取秋租而惟一上佐守直吾今行絶無遊客之逢有縴髮老婦杖女與壻方向內山故住此令壻織屨蓋以呂州女心狂於多喪子已見海印等處而欲上望高臺聞言作戚吾之失登毗盧也微雨中下至楡岾寺僧輩荷二籃輿至前日聞行次大寂而聚僧遠出故未及治出蓋表訓僧宿有私通故也是日徒行嶺路四十里而脚力不疲表訓僧猶短之曰以若行步得往毗盧則必敗蓋言毗盧

之險遠也旣投榆岾而思之勢若奔鯨之失水不可
復入山而夜見星明自責率爾出山此協玄武之占
及長安遂夢也歎無開雲之精以失遊雖使無戲事
之患而不遇慣行遊客之先導未能盡見所可見而
無先導之人時又如此吾好遊有所失矣夫旣已及
猶失之其未及之遠方諸名處雖計遍賞益難必矣
乃次柳都事爾能歇惺韻爲回文詩以自憾欲後日
復回也寺大於表訓而寺後四碑以雨不見問之僧
一則春坡雙彥碑金判佐明爲碑傷改刻時以相錫
胄寫朗善君篆一則虛谷堂懶白碑同人手一則東

山應祥碑東溟製呉竣書朗善君篆一則寄巖法堅
碑同人手浮屠亦多佛碑古人亦爲之著其不二心
之功儒佛道雖異其誠則一也事蹟云漢平帝元始
四年甲子新羅南解王元年西天舍衛國鑄金佛五
十三從月氏乘石舟龍負之浮海至高城楡岾佛法
始通於此也郡守盧偆啓國王王勅開精藍賜額曰
楡岾寺寺在擁從之中而山非巖也聞盧偆象設于
十王殿下吾不見也按東史晉簡文帝咸平二年高
句麗小獸林王二年壬申六月秦王苻堅送浮屠順
道及佛像佛經于高句麗高句麗佛法始此晉孝武

大元九年百濟近仇首王十年甲申九月胡僧摩羅難陁自晉至百濟王迎致宮內禮敬焉百濟佛法始此梁武大通二年新羅法興王三十五年戊申新羅王欲興佛教羣臣皆不可近臣異次頓曰請斬小臣以定衆議下吏將誅之異次頓曰佛若有神吾死必有異及斬血湧色白如乳衆怪之不復毀佛新羅佛法始此事蹟謂漢平帝時佛法至楡岾者誑誕也楡岾法堂曰能仁寶殿僧云朱子書蓋朱子體而旁書曰萬曆丁巳大明戶科給事中商周祚書殿內刻木爲沓安五十佛於處處沓間佛小形也鐘長不及丈

而圍三抱半乖崖作鑄鐘銘序盖 光陵命僧學祖
重鑄入青銅二萬斤云令僧考之聲淺卽發不如慶
州鳳德之聲遲甚宏也寺前山映樓下溪虹橋高廣
磊落樓其往反之路而磁在此溪也稍大之水在前
若而步而木橋以渡不如此侈也吾不必貴籃輿而
爲瑾窘步乘於木橋外踰獐項狗嶺險處或步狗嶺
下時路左盧舂井葉塡小科更下如千步路曲曰上
臺始望滄海浮天混雲周回南北雖嘗慣見小東及
西南天池若初見之而竦然䰟動也昇僧南馳二十
里至黿巖前規得還而負吾行裝之穉僧力弱未及

至待至之頃吾僕馬方至替輿乘馬過見百川橋亦
虹橋新造倍大於山映而無樓楡岾僧力也丁亥朝
過高城北適然顧後則莽蒼之間隱隱攅秀雍容奇
麗逐我毗盧亦顯其面白玉之質交加嵐氣似畫非
畫似雲非雲疇昔疊尖反照雖絶美與論此亦未之
奇可壓衆香也及榑桑照山之稜角繡分頓減其美
物禁太盛吾不見此幾乎虛負一般奇趣也吾爽然
久之尋見三日浦湖滿一谷無船不可渡而蓬累微
蹤行多卻曲不欲淹留喚遠舟則湖北之四僊亭及
丹書巖之述郎徒南石行六字峯上埋香碑不可昵

見臨風浩歎而思見通川叢石又可得乎未十里於
南行望見高城官舍海山亭亭重新未了非惟山海
俱見而長巖狎玩也行過郡十餘里晩雨霏霏馬亦
困而踣見金剛後麓洎雪嶽比內山爲野地而腰上
雪厚始幸其時踰嶺之急以免狼狽於雪也蓋雪嶽
以北皆屬金剛金剛之大則三百餘里而內山屬淮
陽外山屬高城名則六皆骨金剛楓嶽雖婦人童子
皆知之而涅盤枳怛衆香城衆少聞也雪嶽亦稍淸
秀似父脉傳子五臺忘乃祖五臺之子頭陀生太白
小爲大也自高城南十餘里冉冉行過一潭而出海

口則海濵之懸鍾巖舟巖俗稱五十三佛所懸所載無稽甚矣而亦或可觀觀海自此始以及三陟數百里沿海踏浦多穿松林而海棠羅生成行路側往往鳴沙隨步應聲余怪之莫詣其理矣行或舍湳而嶺路見海積日壯觀愈覺新奇者萬里蒼蒼錦紋波濤不見其遠而萬川歸之淡不易鹹極目齊天雲垂凄凄乾端軒豁十無一日故日初升海翳雲貝彩及其照臨玉田摇輝且夫鯨噴成雨鷗舉疑雪夕帆化丹暮色如霧進退叫躍不驕不屈而運量之德富厚之容物産之殷誠如是信乎大壑之不可量數也泥海

之或巖或島或臺或湖處處碁布其佳景亦萬口之
所頌也然湖莫若花眞永郎鏡浦而雲海在傍此其
杯水不足多也爽莫如河趙淩波竹島而沿海高丘
無非勝處此不足獨貴也故沿海奇景無處不然非
如嶺西之惟一昭陽亭在路也墨客之摹景莫盛於
關東海國然未免有魚目混珠之疵矣越三日庚寅
列山途有人負米獻曰追不及則將往洛山銀溪賫
我也初吾離鄭時督鄭自京新還滯事不從既出登
高望行卜生言之今乃遠伻於六日使我如有隨處
通津何及此乎此貧人見貧之窮通也過高城時有

權君綵欲贐行辭以負重及今負輕矣過見杆城北
清澗亭及樓近臨海蘇齋簡易澤堂口氣在十餘詠
中東上萬景臺暢懷而永郎東沙二湖亦得婆娑聞
同邑天吼山季祖窟食堂巖之勝而不可往辛卯投
洛山寺寺處高丘臨海瀾汗而古稱梨林今無一也
僕稱馬病不可委其手欲就廏監食馬入寺前宇直
家適有乘肥之徒不與混而淋雨如注三日吾輩雖
有油衫而僕無備留三夜亦爲息馬也以雨久滯見
海運之進退托興成回文詩以欲回家也俟雨少止
步出寺洞左阜出海名曰義相臺北去如千步二僧

居庵庵左有窟作殿精洒安觀音佛其窟在三層巖
上須海數仞而内折見海有時海波濺壁開窓見之
則海躍巖間事蹟云新羅義相師初入此窟見觀音
觀音以水精念珠東海龍王所獻如意珠授之義相
作觀音殿又造觀音土像於内寺正趣殿而甚靈故
光廟命僧學悅新之然此寺自古無成佛者也公
行多不入襄陽而直向洛山故寺有東西上房數坊
甲午見香浦鏡浦二湖鏡勝於香而兩邊有亭坐鏡
湖堂壯望鏡浦亭湖滿如海愴望而退鏡湖堂者金
姓私亭而人稱草堂實蓋瓦傑閣板詠亦三十餘棊

谷荷谷參焉素聞臨瀛之大鎭入城望之不及嶺南之制也歷路望見寒松亭而前都事鄭泰邦言名不及實故不入也乙未入三陟望見頭陀山我聞山內可觀非如五臺而但十抱動石丙辰地震墜下吾力未遑入也三陟之眞珠觀竹西樓燕謹堂處百尺川巖上西北川水百里迢迢至左有官府民居樓詠八十堂觀亦有之絶川五十而上轉入深谷我抱布未賣褰垂眞珠窮峽食於村害直性而馬益不前濡滯中路益見窮極也越二日戊戌踰榆嶺旣窮五十川之源而南見太白之脉雲散霧積谷谷成流山山擧

頭山勢正如溟波洶湧奔馳遠覆三韓之五道金剛
之玄孫可謂元氣壯矣已亥見穿川內外則所穿者
山腰大巖內面水經巖及近穿處狹而長深如墨瓶
可畏其傍居人言其遠祖失網于川尋網深入如墨
別有天地而老人居吾嘗遊太白時壯潢池之小而
無底流出滔滔而未見此今見之破舊聞矣息馬困
越三日乃達九月二十一日壬寅也此行多躓未免
竆桎而兼飽山海之趣宿疾又無一日作桎可以解
如有擕我行者吾不辭重遊得盡其未盡矣夫觀山
之奇不如觀海之盛觀海之盛不如觀天之圓淨無

盡而繫之以三光益之以雲物風雷然三者外物也求之有得有失而雖有得之不見物先局於物而易有累惟心有天遊異於斯體無息之誠順自然之道以遊無窮應物無迹至矣其次遊於陳迹反諸己有所得其好遊之實安可外求哉

遊伽倻山記

丙子歲初下夢草堂實襯人如簇又吾嘗坐松月齋忽驚砲聲在旁出見則無人其後仲春童孫文若欻晝夜不寢不知何症吾心撓不欲見病狀坐問癠癠如一適人三病僉曰夢惡疾可疑高年宜避出吾素

討從季于舍許麻根清和念八挾外孫康之行蓋以
康之爲孤兒而重之也俄聞文顯內瘇吐濃汁而連
以逆食遂絶粒惟勉進藥或引飮埶隘中慰其親之
不如我避出多有譬曉而亦歎學業久廢落流輩辭
甚悽酸五月十一日文父到麻根嫌二人病在疑信
間不敢直入余召見問之病則曰氣漸微而痛似減
同日卽旋聞未及門文急請出住草堂旣安席呼爺
數聲命隨聲盡時年十三豈料草堂之夢爲文凶兆
乎先日名術甚美文之數數吾不知而其器局可異
見有恭慤之行著童之德且自始學字已有嗜好聳

激之心質雖魯日日昧爽而興附冊於窓得辨畫以迎曙或譙其區區而不動念朝前必誦傳業後隨朋作歇旋即讀如不及卒乃愈益篤其積累之効如曙漸明方向著而去天之與奪何若此也嘗恨症不早知失救藥及讀華佗傳然後乃知難醫之疾其傳曰李成苦欬晝夜不寢佗以爲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即吐二升膿血愈戒曰後十八年便發非此藥不可差成藏以待不得保竟如佗言成以無佗之藥死今文有成之病而不早知假使早知無佗之藥天也以此雖自解而尚未解也會鄉老李夏卿金安安輩以二

月石門鳳停之遊不慊於心期以仲夏旣望更集屛
山玉淵五老以一張書起余指兩區會期旣而期易
初日使人更告所易期必欲不失期書至寓處幽居
多暇之中聞此諸益之好音不覺有喜心可散無裨
之慼而事勢有所不及投足還復自失蓬勃之氣蔚
興而遠遊之心不可抑勢難遠思其近則伽倻雖小
山端好如舞而去寓居不遠其往易如反手而且素
有靈異之名又忽念昔日洪社谷子與二三友遊此
山欲一往見之以充昔聞七月五日丁未不宿戒猝
以單童匹馬向山尋路溯川溯澗入龍皐仙崖舊所

遊則窮峽小闢有民有田有似望巖更穿峽上去未十里復小闢亦有民有田而仰見伽倻通稱仙崖乃從子頊所寓山庄也稅馬于此而頊適不在從孫公溥等延我入內午飯後乃與公溥步往寶林菴爲寢宿計此行可四十里許日猶未傾也其步也非惟地近可易欲知吾脚力也而以靜坐之久脚甚軟而長林在前不見菴數步輒息沒林而入法堂儼然西徧故菴庸陋基亦不佳而數僧新入久廢餘我聞此地靈驗問于僧則曰法堂石佛本地中湧出法堂初在階下時佛甚靈才有不愼必生災禱有符應而僧弟

子多爲虎食中移階上多疾患後從唐人言占又上
卽今所在也無疾無虎而靈驗不及前云吾欲以明
日率僧遊山僧幸寛曰此山巖險塞逕雖欲上如無
攀援何我云吾多遊巖險之山如清凉俗離金剛等
皆吾廁跡此其彼之丘垤汝其大之乎僧卽緘口戊
卯朝食後欲上山謀所從入僧皆言自此直入有捷
徑而徑塞草深入則必有脊亂之患不如舍捷取路
乃與老僧步下昨日徠路路遇鞍馬迎我舍馬步下
無甚窘步此習行步利亦以昨上今下之異也索緩
項海程乘馬漸上崎嶇去十餘里至海程嶺腰前後

遠峀高低參差而盡山無野東仰斗起絕頂此卽伽倻也披草而上脚力雖罷數數息足屢息卽健卒上絕頂積石將將三頂一班無大巖無露土無草木惟二處老松海松矮屈石隙而生又數處瑣石平鋪席許俗謂仙人奕碁之地此伽倻山之將軍磧也在山所矚實無驚目之奇狀而頗有遊山之幽趣矣說者曰遊此磧者必齋宿而後進若有不潔有霧雨或他不利故凡不潔者不敢向此磧也吾未卜其言虛實姑未敢自恣也僧指山背長磧曰風吹時風入磧間自作琵琶聲故亦曰琵琶磧磧中或有木俗謂仙桃

而花時有花不見結實或曰待三千年一結實蓋枝
桃葉杏他處未有者也從孫輩爬取磧間石耳以示
吾乃見耳之荒黑內著石而滑白爲外反前臆料可
同異端亂眞之似有難分矣前脊有叢巖山次有層
巖山崚嶒僧指崚嶒曰彼巖多生石耳昔寶林僧先
擻十餘斗復與弟子往他僧隨去指送他方獨升崚
嶒貪多無厭其隨僧呼問石耳有無使弟子諱言無
有言才脫口身已落巖運致平地命遂絶故至今人
畏彼巖不敢近因思世之貪利多如此也是日風雲
戢麗日明目接之物軒豁呈露故不移步而縱目皎

然北望太白則羣山蚴蟉淵宏遠不過二百里向東
餘脈細麤長短分劈雜布劈外溟色映日接天似將
傾散於天下無寸土也遂自分劈又分北下結爲兆
突數丈小峯蹴起日月大象兆突日月父子小大不
翅千萬倍如雀之生鷇而人之父子亦然也日月帳
隔南方十里內其氣色渾厚豐富異於衆峀而已未
見其巍巍也憶昔遊太白山而上所謂堂嶺縱目遠
望則百餘里許穹隆列嶽中獨日月杳杳薄天非如
今日近見之未甚高知此坐地高而然正如孔子爲
西隣之所不多而遠方仰之也日月東出一脈逶迤

數里再蹴突然爲伽倻山爲層巖山行度不遠遂忽大
脫而舉頭名曰齊飛山去不遠而川澗因其脉脉逆
流北去稍長西望小白等山則其抱衛內嶙峋皆山
而不見野如稍北之采藏文殊鳳凰西之鷹坊豐樂
等山隆然高褰其餘諸山舉似蟻封皆遠不能二百
里而近者在目前凡今此所玩縱減大名山之物色
而聞有大名山所無之仙跡吟想之間怳若揖廣成
子于空同烹誅塵襟與談守一處和之業然爲片時
之樂其是非利害之端不存於心及離山則還世情
矣下山不停脚脚力勝前急欲還麻根寓所蓋慮霖

餘大晴難保不雨也于嶺下澗畔攤裹飯而分食一
行因取山麻骨杖於林中與從孫行至其寓將即起
被挽止嘗餞而出過江村所知孽屬田父數人休樹
下見我請留川獵謝而行得達麻根翌日雨下不霽
自幸遊山適得日也自我居楓井在通處見山面目
以爲靈境而欲行未行奄過少壯迨此稀二始躡六
七十里之神皐得免虛負嗚呼仙風晚矣

凌虛臺記

花山之豐城奇稱西湖南去若而里有江干鉅野曰
申浦浦之少西有山名高哉起非漸而溪出其間沿

溪而入洞天寥廓深谷明敞柴門犬吠疑若桃源金
公必亨麗山足高丘三弟宅繞其近萌隸之居側之
由外野見之不知有人居而自擅名勝之趣此平野
易地之奇境矣君旣居奇境而復好奇勝之事乃於
廓左豎高樓扁額揭翠其西爲房與樓齊高常家所
稀之制也升樓而望則羣山繚戾翠壁如扆而前揭
山松後揭岸竹復臨下地則可數十尺自下仰視樓
上人杳然若羨門奇可入圖而君猶以爲不奇更占
樓東之奇觀處上巖下溪愈奇於樓者將十之而近
通呼唱於家僮其託基顯敞爽若駕鶴登天此其凌

虛之樹隔塵寰於咫尺而非君探奇之癖不能取此此何故焉夫造物者所慳常在奇寶故初隱之臺奇狀於土獨有塔巖不隱在東長丈餘二層上加一層其形雖奇甚孤欲得其朋君適見塔巖之西巖微出頂而偏側不平或料其奇怪之伏役丁斸土欲著其微爲何如狀而砥其偏側爲盤旋之地成其臺體勢長而狹方其始斸也人不信其奇而笑其勞力既卒業向之蒙土而隱者躍然爭出爲奇物使等閒一武土化爲神皐十勝之景忽若役鬼傭輸奇運怪於片餉此臺背長巖待斸土而狀屛帳臺前長巖待斸土

而象城墻臺右鳳石不甚大而勢欲舉此亦斸土之
功也獨塔巖無斸土之功而爲引人之媒待羣巖之
出其奇形始似相唯諾開心上臺周遭視下稍大將
營一室以爲偃息逍遥之遊此天之誘衷使闢佳境
不待衒奇以夸耀於人而人見之則知其奇也此地
卉木條梓好鳥翺翔與人相近物我相忘誰主誰客
至若榑桑照夕陽斜軟縴芳舟葉媚風月尋雲霞垂
無非暗助巖臺奇趣也且夫平野如盤而溪淸沙白
流過數里入于江我願公之好奇不已築堤半野引
澗爲湖涸涸千頃鏡磨于前以卒人功之奪天機也

澗之南墟落鱗次雞狗之音相聞而杵聲送炊煙浮而夜燈處處點星一臺之上應接不暇物物色色皆爲此境之奇勝令人忘老也凡奇勝之地多在險僻人遠處此獨在人家肘腋而爲朝夕盤桓之所其奇益奇矣某亦酷好泉石之奇而謀卜雖勤尚跌一畝之神王樂公之有之玆以爲記

漆園無爲堂記

臨河在安東東而稱爲山水鄕鼎族之金重世居之鴻儒雋才今猶嗣古或顯或鳴于朝于野此毓英地也吾友金君安安旣久于此而欲取其尤一日散步

於常遊近林沂流而上忽驚曩日睨視處其名爲漆園入其中河如鏡山如雲明秀多姿未給旋目神已洒然噫茲土負煙村不能數里芻者樵者耕者釣者遊者朝過夕視不知其幾年幾人而未嘗知有此奇形令如天墜地踴何其天地久秘靈境留與斯人以彰其德乎君嘗爲小僚因知世味之羿彀不欲入其中而水石競懷老益甚宜乎卜此境而結高堂命以無爲日自飽飫山川幽趣也軒外積水綠淨照物魚鳥游泳而雲根峙前不如氣母之親日所樂多在水也水影入堂鏡中坐臥山色獻媚席上遊覽景生無

盡仁智日長日夜無爲頫仰自適宵趣猶多晝不專美雖康樂之癖亦何及焉復以煙霞爲籬風月結友水容山光益以不孤於是靑霞奇意白雲高標跡遠紫陌多忘機事能自無爲而謂無爲而息惟化是聽不容吾私華胥之風不遠而是因以所爲者名其堂堂之被名誠謚其人也或疑之曰漆園是何人稱無爲是何人事公之爲此名爲此事無乃墮虛無而困於裴頠崇有論邪松月子曰唯唯否否漆園自有漆園何惡有朝歌拍人不能易矧乎漆園之照出無爲者乎無爲者道之體而天地之德也世以子休之言

爲荒唐然晦翁所謂莊老實處非爲無爲而無不爲者邪天無爲地無爲兩無爲以生道故道貴無爲無事也聖人知之故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詩詠無聲無臭不知無爲無事之爲道者何足與論於大君子之門乎哉先賢名言曰無所爲而爲者義其釋無爲也以爲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者無爲也其無爲之不爲虛無而得罪於裴頠者章執甚焉今夫子之尚無爲也自取其實矣用有爲爲故吾之恐恐其爲無爲之不固而不恐無爲之可疑也我知夫子之所取無爲之心如此夫子必謂我郢堊之質矣或

笑而行幷收所與難者以爲之籍

汾陽掄柴堂記

蒼石李先生以斯文先輩仕于朝榮顯晩年退老于商山汾江之左所居不過茅屋三間柴扉常關不求於人而究諧滿室書籍其高趣此亦可見矣與伯氏月澗先生和樂室情無時或忘目急難圖見其兄弟之同死生令人戚然矣余執贄于月澗先生門仰其耄年德輝之淵然慣聞紫陽書誦聲老益壯也于時李先生登已六年恨未及謁徒託慕焉及後一造所謂掄柴堂而追感二先生孔懷之風矣今掄柴主人

實蒼石側室之孫富而無子子月澗庶曾孫孝至孝至守舊物慮其堂之或頹易茅以瓦此固永保世業之善意然柴扉茅屋乃先賢昭儉澹泊之風味今之易瓦似非存羊之意然使主人視瓦如茅茅常在目旣以儉約奉其身而推其有餘以及於人則繼述之善孰有大於此哉聞主人敬士尊適富不侈靡自無可悔之行而猶以之言及之者凡人善者責愈重故也古語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今之去殃取賞在主人之長思揜柴之義也

松月齋先生集卷之五

松月齋先生集卷之六

詩

絶句

青山六七丈白屋二三間中有一迂士平生述與刪

過洪公汝徵 必瑞 峽庄舊池

好人何處去蕪沒見枯池谷鳥相哀喚殘荷復帶悲

髡于洞盤松

枝枝屈折象玄奇數丈周回日不窺處地在深誰可玩笑他樗散被人知

和行峽路 回文

深山路甚險雜石亂橫縱音滑耽鸎聽樹多畏虎逢

登臺觀漲

支離霖雨苦不開俯視黃流若震雷勢欲須臾吞遠邇陸沉還怕沒崔嵬

金君九用求和挹翠樓韻次贈

邂逅芝眉心洒然縶駒永夕迓新年坐談七老高樓飮不覺魂遊挹翠前

權君賚爾胤錫書送退陶老先生遊新巖韻其意欲我尋新巖次其韻

招我名區耳覺明復看手澤眼隨靑耄荒縶坐終難

辦孤興遙飛不自停

自悼

頭上日月何太忙身年向暮不再壯平生志業無所成中宵孤坐懷愴恨翻思衞武九十五猶存懿戒自懲創還當自讀古人書不以晩晩輕沮喪

我恨不及古之人時勢則然亦誰尤終朝鬱鬱重屬時志業顚狂終難收素心手欲挽天河而今摧頹心一如秋七尺躬命何耿耿一生憂患長江流

和河上金姊兄薰寄示

飄然詩思苦驚人啖蔗方知味漸新石澗盤桓還自

樂雞窓諷誦可忘貧常懷高志凌三古空抱沈痾換
十春學得屠龍投刃妙豈宜虛負百年身

淸夜吟

淸宵坐一閣月色缺間臨巧婦聲酸耳寒蛩叫感心
微風時有動涼氣始知侵志士情何極令人久朗吟

敬次外高祖冲齋先生次琴進士元貞望仙庵韻

飛閣巋然幽邃中南眺奇秀畫圖同繁陰靈霧軒邊
宿細路崎嶇草際通落日照巖疑錦繡羣巒成帳宛
芙蓉常情害馬同歸盡肯與羣筲亂競雄

黃池

源泉日夜流無底託根幽學問當如此盈科進未休

朝日賞雪

窗外無垠雪九天一夜功皓然紛可喜神機孰有窮

棲白雲

避喧棲白雲塵襟尚紛紛壹氣將何致營營未易耘

宿道淵聞鳥好音驚起述懷

伊昔飽遊今始回豈知友會起擢頹忽然疲苶生豪氣危喘還忘大暮催

佳辰玩景問何方峽裏儒宮物色光衰衰羣英欣合

席耄昏何幸坐參傍

昔我陶山赴友徵夏卿顚倒一時朋今玆雲集同風味不覺心神忽自澄

與金徵士安安泰基兄弟外姪輩金司諫士興邦杰同遊臨河上流仙刹次韻

佛事煥然象年尼奇巖異境素聞知俗緣掃地能忘世幽興盈懷更屬詩登閣縱眸耽水靜餐霞連日出山遲良朋勝會今何夕正値高秋採菊時

與金安安諸益會陶山

儒先謝世久雲物尚新圖鳴鳥翻高木躍魚弄鏡湖

至今疑講學依舊宛招徒生晩門無及臨風一長吁

延日圃隱村

大賢遠出南溟邑千載英名蓋八垓舊址空餘人指點黃雲落日獨徘徊

舍弟同牢宴席上書懷

人世同牢有幾許供親醮禮四男曹佳賓濟濟臨匏葉春色生杯氣味豪

酬芋園李夏卿惟樟述懷韻

假睡驚蝸室投詩逼盛唐詞源從庾至銳氣射天長彷彿湘絃律依稀彩鳳祥有同星煜煜還似海汪汪

雲鶴方離去林鳩豈共翔文章隨處顯日月與爭光
和氣奪冬日危言鳴佩琅晨吟垂葦幌夜讀照螢囊
神勞貞心秀人憐美目昌摘髭蓮已采點額命何防
奄失拯黔首愈勤尚紫陽守眞安素履適理吉黃裳
揚側誠非偶屈心遽未嘗賢愚分異路玉石詎同量
丹扆深求理淸班屢起考電藏辭爵退風動致人强
縱壯百年節反虛三月糧心潛懲與窒毛產縹絣緗
顧我敦趨闕掉頭吝下牀白駒難縶繫綠野已奔亡
散步閒同邵著書課襲楊朝無時子遂功缺　聖明
彰世急賈生哭人危洪水湯生民誰使立死骨路繁

儇播老嗟容易底安固耿茫外馳嫌魏闕內顧繕城
隍歸宿惶翁舍彷徨大樹傍質疑殆信蔡探古常存
羊長幼頗多益應酬苦心遑化行風尚草志合舸逢
橋龜縮吟梁甫雉飛學楚狂箕揚麤穢散鶴峙俗塵
襄三老靑雲踏累年舊社藏神交無墮地邵德有升
堂涉世崇蘧瑗持身戒范滂中和期被服禮讓務治
粧杖屨尋佳境慕徒聚壹場縱觀心自廣宣鬱氣隨
揚水美臨如鏡山奇望若髿吟懷追甫白講籍顯睢
黃夫子猶收拙鯫生實喪良濫吹知不塞竊桎謝無
忘坐使瓦盆韻化爲白雪香知音同此世託意拔諸

行昧學嘶光景曉文委卜商獄中開寶劒目下耀淸霜近耋慵疎頹抱孫見弄璋奇功欺盛歲白首亂中腸宿志風雲遇致君竹帛煌並求師彥聖長與鑄顒昂百事營多舛一身動輒妨天君惟不減外物復何傷老死雖無日收心欲識鄉佳期如得契雲壑指爲方連袂篋蘭蕙呼童罩鱒魴人生如此足何必熱中忙

次李季見後龍韻

君令毛潔卒難識疑似雲間降白鶴聾不聞言能鷄視令人不覺見纖腸易

皤皤長老孩童識淡泊行裝騎雙鶴少壯交遊同夢幻愴然今日面光易我玆過老昏無識君亦減盈髮盡鶴相對兩翁增感歎追思舊契事多易

挽李翼升 玄逸

儒林碩德今冥漠寵辱人間夢一場悵望南雲空淚灑先生精爽想陽陽

挽丁君翊 時翰

兩感是誰勸敢言明類同未曾親色笑猶得和于喁共仰靈光巋忽驚紫氣空亦知乘化順其奈失儒宗

挽李君則東標

夫子入窮鄉人瞻若鳳凰位高能下賤名盛善韜光麻庇民蠲瘼薰陶俗向方不虞舟夜失朝野共悲傷

書

答李夏卿

曩拜寄字跪讀開襟沒便寢謝還復菀結即日薄寒道體何如爲想綿綿不自已弟近尤疢尋塊蟄寡友爲圖鎖日不廢上友而旋即行遯誠可笑也竊料高明無此病而日有益也未死前欲正鹵莽之占於有道爲笑之資而老倦洎遠共戲亦不自由也聞兄昔

友高世之風偕遊仙山如駑劣既左宿約又未及知於此失趨下風徒爲壤蟲之羨冥鴻此緣家遠難通之故而坐誤佳期自視缺然而已攸居僻遠幅呈亦難慕望之懷常多未寫

向風慕用方積于中忽承次面憑審道體淸適慰倒難喩初不知自京回駕有日而日者豚兒偶陪杖屨於逆旅傳兄賜言感戢之餘還復瞿瞿自兄鹿鳴往復之際宜拜一書以問而兩昏相値短小精神未遑人事內訟方殷今承先施之問內訟添爲面紅也又嘗會院之期爾時以營遷層無隙可乘惜家姪未達

厥由於垂問之時也弟嘗風兄入官而僅謝天恩旋爲學適高隱信非小人之腹所料而噬臍駟不及舌之失也行旆歸路信宿原州想夫莫逆之交相視而笑多小吐蘊鶴鳴相和未路神交之盛何至此哉承示彼知有弟而欲不遺豈兄欺之而致然耶寡友塊縶之棄葉物常稀闕襟可以千里命駕致身於其人之側得承畸孤之風味洗此迫阨之累而世故多端因循難決然老死無日及未死願一遠遊矣春和會話中路之敎不亦樂乎箕山亦必貢臨可伸夙昔慕望之蓄而但老人事短勇氣且好事難諧惟是之慮耳

所祝新玆基福永言享用
上春晦書得奉於暮春之末浮沉而然也當此淸和
道候何如慕用區區時善以二月初丁龍城姪婦喪
而前月過亡兄終制心事難聊無以喩因前書知接
空叟謦欬且示其詠愁中孤笑不期而發也此老詩
調素高性癖耽佳落霞孤鶩之風老益茂所敎至寶
云云者豈虛語也凡此等口氣從前藏筍爲寶如東
筍耳爾時兄以新逢喪戚未卽和之而聞有後日追
酬未得見心稍鬱紆也弟才分不似復坐素不從事
詩戶雖强括爲之肉談可慚不可與言詩也而高明

猥與唯諾心雖不敢當猶能以此得通情意此暮境寡友之一幸也重違欲和之意步韻書在左幸一哂也曩往太白峽中取幽谷江山之趣而胥宇欲以明春卜居爲一二年計而但老夫死無日言前計亦不自量也秋冬之交亦計往商山計若得則其時可拜晤矣

步步必須手裏筇 齒牙謝所髮隨童孤蒙心死多凋態二老神全著好容日出危言河上丈常收古制芋園翁條章先後皆浸逼辭裏透重又有重

與李夏卿

新凉入郊恭惟道味與時清適不能不以之與懷也曩者山院清遊魚泳銀海何以加也適其適可近忘言而爾時弟適有宿疢之發意不自得有妨一日之樂自覗歉然也向有河上便其告無爲叟以爲諸賢之集德星必見弟獨病無乃天黜無似邪叟慰解而寄以四韻口氣弟忘拙步其韻瓦缶庸音徒爲捧腹之資而非此則無以致意於慕徒之間所以爲此恥過作非之事也其唱和幷書在下幸發鳴玉之清韻如何

古臺環坐復臨川佳麗媚畔意有寧艷此別區疑

入畫幸吾參跡若登天至今魚躍飜明鏡依舊鳶
飛弄紫煙物理如斯誰更賾仰思先哲得充然
飄忽浮生眞逝川如何塵累動多牵微蹤戚癖惟
山水隨處通津佇地天夏日名區尋趣味秋風仙
境逐雲煙徠今往事須叩友知合鯤鵬在瞥然首下腴有淸凉後期故答其意

答李夏卿

前書拜受已多日鄙吝萌心卽者跪讀次面還復洗
心況審淸和道體佳勝慰倒不已弟近苦重聽聲非
厲則耳失官恐與語者聲乾也五月一日陶院之會

聞空老諸益亦會此疇昔宿信而爾時各以患故未濟者也今則弟雖聾者其日早作赴會預自踴躍諺語鳴甕必破非謂此邪弊縣建院爲岡老地則人無間然而第舉措乖宜受人嗤點者多此吾府士林必恕其峽習蟄隘也蓋縣內諸友徒有建院之誠而未知建院之道事事有太早計衆謗起然後止以弟老耿喪神直一偶人之物强責以任如蚊負山庶因斯文宗匠如吾二三老兄指示迷塗有裨於擿埴冥行也丕仰丕仰再明爲承顏日多少所蘊姑未究焉

日謹承下札而爲日久不審道候何如一味瞻慕時

善等憒憒曰甚無足喻者前書所及峽中卜居或有是和非之嫌開示其端欲觀物議之如何不敢致其分華之請不料吾兄有同歸之意至以穰侯之惡納客子爲況穰侯則索車非此開端之情不情而受貶不亦冤甚乎好笑好笑雖其受貶而垂攜手之教喜樂峯生不可禁也因家姪得聞申浦諸益亦有卜居之志適因申浦往便勉其不改路也凡事莫如速時亦不熱可合正策而但此處庚癸乏于槖之資欲待新凉入郊之節如何其時非惟定居結幕而太白渾渾氣象從容周顧矣多少情懷不能一二

日謹奉下帖從審道候平吉多慰多慰時善室人服去而大功猶在可哀此生長埋憂戚中也前約山中同行終歸落莫曩見印浦子弟傳其父兄難動而兄有待彼之意弟乃始獨往胥宇此時有大人先生如吾兄輩賁臨則澗戶幽巖亦應增光不佞有何穰侯之心乎暮境摧頹之中鮮有解顏之事而此前後穰侯之調稍困我而實獻笑之資爲賜多矣噫然噫然此期會空空叟適不知之自此從當書告而今則寒氣漸緊不可爲長老行役俟春和煦時兄攜前所約又添空空入山則山蔬含香溪鱗登釣助數日遊山

之趣不亦樂乎如有意則因議分華事矣

答丁君翊

老廢孤寂中謹承手帖披結跪讀心境灑然因伏審令道體安吉禫期和易旣忻且慼無以爲地時善昏墊日增已成嬰兒而猶有一念不播舊要夏卿先去已終制而不佞在世時自不能忘也夏卿嘗寄長篇其中有曰龜卜看貞悔箕風善播揚楓林紅布錦雉嶽白攢鋌數子如金玉千秋又綺黃龜卜謂金護軍泰基箕風金山長如萬雉嶽高明楓林不佞也不佞何幸得與數君子齒列赧赧然不敢當也昔吳札至

鄭遺一縞帶於子產表相知今高明旣投手澤益之
以淸風仙味二色過古人多矣而顧無物瓊玖之報
傷饔無禮也世有雖面非友而今未識面又隔數百
里之遠次面達意似金蘭之契高明之賜非偶然也
收召老敗精力草草不宣
豐基使君專人以致吾兄手澤披讀圭復因審道體
平迪忻欣區區不翅尋常其病廢莫興精魄日減自
外於人事無奈何最惜昔日與夏卿謀欲同婆娑龜
潭仙館得奉下風以輸慕望深衷拘世故計終夭閼
爲今噬臍徒空言耳旣不能以身致而篋匳裏欲有就

正於高明者奈室遠何山中無患及窮閻可以知年而鄰友爭點節候亦一生光也歲律已窮惟祝迎新增祉　壬午錄跪讀灑然不覺歎服而瞥然之間未提要領當自徐究綜緒且欲留作傳家之寶藏何如私占當初不可虛負所須敢猥呈而精力耄荒忘其就正之請實買櫝還珠之可笑今反吹奬之過而短砭正之利還甚內愧也俯索史選今雖定修而尚在暗草從當繕寫數卷仰副耳

祭文

祭丁進善君翊文

不佞上春聞夫子喪若隕于谷卽擬效匍匐之義而
冗緣拘滯迄于今及藏神也使孫兒仁積往待事乃
曰士固有感遇者雖千古與尙友託吾心期今不佞
之於高明同一世也同年生也雖居遠年老失叅謦
欬而同聲相應不期然而然此豈偶爾哉且天與其
便也適令孫基木使君居中道陸續致相思字積如
束笥兼季札縞帶之遺而我傷寠無禮也高明之德
宇行誼早已卓犖于世見所爲壬午錄又卜其學力
之深造而冲謙遜挹不以自居龍隱多年好爵不能
動其心平生棲息多在水雲間澹泊風味依俙葛天

而獨其老爵其心安焉以其位望之重託名散官捨
前顯銜雖不自標以高蹈吾知隱莫甚於此隱也往
者洛中一奇士徠自高棲爲傳德音經宿乃還彼以
高眼閱人之熟視我鄉曲譾劣內必听然而徒以心
醉高明及此野夫亦見高明取信於人者深而不佞
之見收於高明不偶也夏卿棄我而先所賴而不蹻
蹻於此世者獨高明之眷眷不使湖嶺間之及今孫
之去基木失便風如相忘此亦介于中也今高明又
乘化不耐我猶爲人之感不知泉下得與夏卿會而
不佞他日之歸得鼎坐討蘊以償此世之相感否耶

令之重繭謁吾懷吾亦不知心之所使使之者非天
倪邪收召昏眘餘精列此一二靈之不昧想必鑑臨
焉嗚呼痛哉

祭金護軍安安文

嗚呼哀哉聞令公之藏神剋期夫子其順適去矣年
耋缺四雖異於天而未脫孝服偕二弟後先謝世天
之洊禍同根一何偏酷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夫子志
行潔詩文奇而偃蹇科第以薦仕爲主簿察訪俄陞
名級以貴顯其身如值好士之時將以鶴鳴子和言
出加民其榮顯豈止此乎記善癡童往學于長阜姊

兄夫子在鄰而與之年均唯文不均汝所學先登乎岸童子何知仰如嶠嶽而在下風爾時雖俱小弱其相好之心人所不知而及長至老此心一轍雖有浮石之舌亦何能移焉兩情之契如此其深而爭與情乖雲樹相分承顏未易以我之懷人卜吾友之心也亡姊在日時行覲省兼多見友之心而雖有事難動每輒決行未見夫子如不克見旣見我心則降還如鶂視而不欲離也不欲離故亦有謀會面之擧如陶山之再集景山之周流仙刹之流連大約夫子挾不佞倡率羣英而動夫子與大諫令兄詠懷而我短於

吟追莫及然其永夕之樂冰泮菀結之氣而疑齊清都也其他邂逅之多姑不舉略諸而惟陶穴村家之聯枕得肆評藻猥與不佞之口氣比於古顧凌兢不自寧愧無食實也翼日朝我分攜歸家而夫子亡何踵至以慰惜別之襟而稱遽不留以不及見其從妹之在尺地而行知其行色電激之忙於是登臨送歸之思多人生多感唯別而已矣在後屛山朋儕之感聚不佞不及厠迹奚夫子與芋園老洎諸老七人一札聯名以招我而紹介緩步以致期日太急夫敝居去彼一同外量度前途勢莫及達悵失佳期此平生

深惜也自是我二人身益衰挫徒有次面而卒空謦欬離合之數蓋如此也夫子與芋園有知音之契嘗寄素琴芋園時自浪撫託興而不佞之於芋園之相知猶夫子之於芋園也不佞今與芋園文字相通而少一人朝暮難恃之命非獨以夫子之先我登爲慽亦有一慼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芋園之外獨夫子知我而失此莫逆死若有知黃泉我不遠固將相從如此世其果然乎不然乎涕泣以書嗚呼慟哉

祭從子佐郞瑄文

嗚呼哀哉汝今四十八年于世矣何不少延半塗短折爲一夢幻乎愛欲其生而死者不生慘怛哀號繼之以惜吾不惜短而惜其小達不惜小達而惜其遠抱之未白也念汝生時汝外祖公說夢曰我抱一禽人稱抱鶴旣寤而生此兒必異形果不凡可協於夢及受字記性過人而亦感其旨亡須臾手舍策行動時亦置袖雖擾撓中乘隙必閱撫童卅文路通其治時文之程式若庖丁之奏刀而著意於一部心經日月亦久學配於文不無有助故言寡悔行免躓而不顚瞑於利欲雖出於天稟亦得力於學矣自入科場

專利於維解若摘頷髭多嵬或魁近立司馬視業猶遲然故京華文士願同製二不入其樊僅聽交遊雖於關茸待不傲惰大僚請面側身不漸其在京職不饒名宦子弟而見罷猶得蔭職清愼之稱而重臣有譙其誣罷亡何釋褐自有例職而家貧親老以禮曹郎官出爲銀溪不檢私俸而蠲役貧匱減膳所食而賡應親交亦不待須周于最急若天假其年使得當路則必知急民之困多有絜矩而三黨河潤閒士舉火身且飢寒之不多免吾所惜不見此也官程雖遼祭養兩舉而爲家之業獨不見裨吾輩亦有所受下

此從當周顧夫新任之際力未暇及而素不嗜利故雖嘗見爲生之難而不鳩産業也自先塋六世連託畿甸而宅兆不佳遠裔凋鑠獨先府君子孫始可以十數而汝更登第啓我門運此宗族所難者也喜懼交生常自兢惕而念汝器業可享又念先君陰德天必知之方見其進望其大拜豈意禍疾於矣事竟紕繆乎去年仲夏汝自金化朝覲且祭設醵速鄰雖可淡泊小覺爲幸適有本道催行之報未克順意濡滯相看脈脈別意暗滋我以其秋皆骨之行過汝館及分釀汝勞勞而反路列山時銀溪人負米泊魚獻以

爲追不及則將往洛山知我必見洛山也此去生昌也六日程洛山益遠而且離驛時望載路費益之以輕裝飛翰祥雲有何不給而遠役嵩人乎因繹生平凡事有詘於心則不能强行此亦一慮有牽而不計差重勇決伻徠求伸其心之所詘也今年春汝以發文差官往京還驛投書於我曰京中諸兒爲疲可喜俄聞汝之始疲蓋嘗謂已疲而方知未也我時在溪院人會有事心神甚騖擲事卽還電激送瑾齎樂幷方以往救之出宿酉谷翌日訃至遠地之事嗟何及矣聞汝病四日不起其日取鏡照面卜難爲手書遺

書五紙以敍不得膝下離親爲不孝又勉諸子以孝悌忠信其一限句未斂也復令巠缺布牀下奠或得甦爲身後事其情戚矣遺書無一字誤而未見之先有慘心然猶臨絶之日言笑泰然略無戚容有若訢然就彼而嚴訶子姪未瘞之覩癠使遠避天何奪之速撤我捍衛上背萱堂次棄妻兒次棄百族翛然而往與化同歸乎我一家祝天其甦而天終漠漠人所不忍天何忍之嗚呼哀哉尚忍言乎千里行喪積日乃達達日情懷無地可置起坐失序而徇忌不前及後往哭惟見丹旌不見其顔汝果死矣不活矣自汝

之死心事忽忽未知生之爲樂也而中夜驟歎心如
落木泉下如有相見之理則如我之暮者墓木已拱
見汝不遠吾不必戚戚以傷神猶自云爾者深慮爲
疾之未盡方而遽折豫樟之方長也還思莫之爲而
爲者天則吾無奈天何而覺時不消惟夢相忘夢見
汝形至于再宛如平生不知爲悲悲夢與覺幷馳之何
若是邪嗟我寄世差久逢此罹非止情愛之私而亦
悲衰戶之失其支也汝於世旣不塞視我墊隘則命
途相異今何先我行不我哭而我哭汝使我淹恤乎
我於時文無一句可曉故雖或隨波應擧徒爲求捕

雉之勞言文事人所屑播而汝惟誦鳩齋之談而信之以爲古且欲書解之出此特寛我墊隘而欲其信然此我之所愧而且吾以人之生死爲片夢其鳩音之辭復可齒乎凡人之生本無生非徒無生本無形非徒無形本無氣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有生又變之死故無爲首生爲脊死爲尻死生一夢吾如夢之萬變不定何以此自解亦不解悲嗚呼哀哉世事多忌藏神失時乃令陽月發向襄陽將閉汝壙宵終古不晨撫身將然世果夢矣魂若有知庶歆之

祭姜敬吾略文

悲夫敬吾之沒也以癘病故未得臨喪而哭其權厝也以私家之病未得撫柩而痛於今可無一觴以酹之辭乎竊念敬吾之爲人人人稱其善良莫不相愛也而天獨肆然降癘使之不得壽何天之所好惡與人異哉或者蒙莊所謂人之君子天之小人者耶其亦天之所以殀之者將祿其人耶不佞平日竊見其人之美願爲雲龍之合素矣往者丙申敬吾以家中不安奉其老奔避寓於我村故相與往返以日討論中情無餘微蘊相許之情雖兄弟之愛無以加也故

彼此二情倍於前日之相知許以爲知音思爲白首相依豈意人事不常遽見良友之永辭者乎時善之無以自謂知敬吾之非淺淺誠慤無僞雍容不迫其心與行也則求之當今而實寡其儔也凡人平生相好臨利害毫髮即瞋目懷憾者有之敬吾則吾知其無此也凡人與人對語詡詡然相許而旋笑者有之敬吾則吾知其無此也凡人見人之鄙陋必辟於賤惡者有之敬吾則吾知其無此也積此醇厚之德而艱其褊傾之短宜乎得仁者之壽大有爲於世而反掇凶禍天之報施善人一何舛也君寧見其高堂之

鶴髮朝暮望思東西行者助之哭況相知者乎敬吾乎何爲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將悲哀乎抑懽娛乎凡人之處之世眞一夢也雖享上壽者亦猶過隙則吾於鼠肝蟲臂之化知其不可介意而爲斯人哭之慟者誠善良之無其人而知己之不再得也嗚呼敬吾之死夢邪吾之爲敬吾慟夢邪臨筵一哭世事亡羊嗚呼痛哉

祭金會一 如萬文

嗚呼自孤山去後不依心事忽忽不樂猶賴夫子在南方常自望雲托懷時以書相聞不相忘今夫子行

又先我愚蒙復何望念其平生隱德山林操行絶俗文業日積可傳於人雖古淨隱高尚更何加可見不易得於今世竊深感慕遠酹一觴

松月齋先生集卷之六

松月齋先生集卷之七

附錄

行狀　　權斗經

公諱時善字子修　太宗大王別子溫寧君裎無嗣取母弟謹寧君襛子牛山君踵爲後生六丈夫子俱有聲宗班第三曰韓山正挺號西湖主人是爲公五世祖與兄茂豐正揔以風流文采名最盛燕山主惡之同其父牛山君曁六昆弟幽之絶島甲子之禍同日賜盡世至今寃之高祖信陽守淮曾祖司圃署別提敏祖龍宮縣監成立考諱榮基有厚德純行幼遭

亂落南聘安東權氏父軍資監正來曾祖冲齋先生忠定公橃由是贅居安東以天啓乙丑生公自幼器度志氣異凡兒始師受若干書退取諸子六經潛心默究參考精審必以融會爲期仲兄受論語於張敬堂先生疑公讀論語無師資祐出問難其微言奧義公辨析無錯晦仲兄爲之驚歎沉重寡默恥爲流俗態色於世人是非論議未嘗有所參涉自守確然不以人譽毁有所勸沮不事生業泊然於財利衣食不取華與旨惟孳孳於講讀杜門著功窮晝夜不厭平生至樂專在於此每晨起盥洗對案兀坐唔咿無絶

吟終宵就枕不過二更既博極淹通於經籍百家之
言而所用力尤在於書易孟子中庸大學蓋終身誦
味之不輟其讀書置匏投豆以滿爲度往往讀過萬
遍又留心玩索濂洛關閩諸儒家言而契解者不淺
其爲文章直欲追秦肩漢不肯學世之文所論著章
艱句險錯出奇思讀者或不省其爲何等語公且謷
然自得以爲世莫我知亦未嘗求知於人耄年所作
間發平暢如出別人之手者性孝友事親從兄愛弟
咸自盡尤兢兢於送終追遠居喪執禮嚴而尤嚴於
內外之辨收育孤姪如己子勤於勸課里閈後生靡

不教督喜聞讀書聲見少年輒問近讀何書深責其
惰游者一家子弟有資才勤敏奬進期待深致愛重
喜博觀古跡如平壤開城雞林舊都遺勝靡不探討
其山澤之遊近而清凉太白小白稍遠而周王金烏
俗離最遠而三角金剛九月諸山以至東南海際奇
詭之觀足跡殆將遍焉蓋胷中蘊抱礌砢嶔崎而不
一試於世故騁懷發興自肆於雲水間晚而倦游則
卽所居之傍依淺山近盤松誅茅縛小齋命以松月
取松之後凋月之有常著松月子傳以自序爲堂兩
間環以書籍僅容坐卧土床取通煙祛濕煖氣不到

貫寒暑處其中冬不爐夏不扇忘寢食佔畢不知年數之不足不喜徵逐而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不務交游而於端人修士心誠親慕最與李孤山惟樟金溙園泰基金箕山如萬權拙窩以時爲莫逆友於丁愚潭時翰則無一日之雅而聞風相與書問兩不絕蓋古所謂神交者嘗窆考妣於禮安寒芝山麓同原異穴而兩壙皆有石以爲終身之憂年過八十乘轎攜季氏上下商審始得眞穴合葬人謂至誠所感於遠地先壠守護奠掃講定科約俾遵永久於奉先一節每勅子孫曰吾在世無幾汝等須潔誠盡心以體吾

意常以外誘奪志勉戒子姪曰昏朝之人惟志利達立身一敗萬事瓦裂汝曹立志當求不愧心而已每言人不忠信餘無足觀於載籍見忠孝節義貞烈等事三復感歎如目擊然學者在傍必提詔之歲丁亥朝家推進宴 恩賜高年壽爵公遣子弟辭公府既不免則以 朝命不可棄故籍書壽銜但不服緋玉踰八望九精神目力不減夜能讀細書乙未春疾作氣日微而神益清自知不起戒子孫以持身必謹交游必審婚嫁以時臨終猶誦中庸首章易乾卦恬然而逝三月十七日也享年九十一娶興陽李氏父

司畜署司畜一圭祖知禮縣監塽世所稱月澗先生者也有三男四女男瑾瑎玲皆恂恂守儒素女適鄭輅權震說權丕秀鄭碩老昆皆士人孫七人仁迪仁求仁實仁培仁栽仁雨仁雲公平生著述頗富晚年以爲無益語棄之只留若干首目曰荷華編又編史選三十餘冊起上古訖皇明末及脫稿有經書訓義森園曰義藏于家嘗有一絶曰青山六七丈白屋二三間中有一迂士平生述與刪所以自述也氣淳貌古世僞人巧不入於心七十後始著鶴氅衣八十始制深衣大帶幅巾不常著自少至老身不設惰慢傾側

之容口不道鄙悖媟昵之言遯世無求不見知而不悔豈古之逸民者非耶先人爲公内弟以故於斗經兄弟誤加奬詡庚寅夏兄弟登大小科進謁公爲之肆筵觴酒以稱外家之慶今已矣長孫仁迪以斗經覿德承範之久手錄遺事以狀行見托遂就所錄參以目接心識者而敘次之以備秉筆者採擇焉謹狀

墓碣銘 幷序

趙德鄰

公諱時善字子修 太宗大王有別子曰禔溫寧君無子以母弟謹寧君襛之子牛山君踵爲後牛山君有六子第三曰韓山正挺號西湖主人弟兄六人皆

有英聲燕山君忌之戊午幽其父子絶島甲子之禍同日死島中國人傷之韓山有子曰信陽守淮子敏司圃別提子成立龍宮縣監是爲公高曾祖若祖父諱榮基壬辰亂家破轉徙託于大嶺之南娶安東權氏忠定公諱橃之曾孫軍資監正來之女也隱不仕修善行義以天啓乙丑生公于酉谷里第生有異質幼而嗜學從師受一二帙能究窮大義聚經史諸子書淹綜貫穿要以自得爲事仲兄時咸受論語於張敬堂興孝謂公無師承亂抽微奧意試之公應口對無疑仲公歎曰汝殆生知也自少時質厚氣豪橫放

迋逸不肯與世碌碌隨人後舉選好遊名山川過平壤雞林松京覽故都遺跡遂西登三角九月東遊金剛内延凡遠近之以山名者無不到極奇壯之觀臨滄海涉江漢以歸置小窩數間日處其中以古今書籍自繞僅容盤膝足不出里門目不窺園田寒暑不爐不扇俯讀仰思忘寢與食凡外物衣服飲食財産諸嗜欲及悲懽窮泰是非毁譽一不入于心惟呻其佔畢劇嗜厚積本之易詩書孟庸咀嚼沈灌如誦已言而參以濂洛關閩之言旁及左馬莊老楚辭兵家地理卜筮之屬亦皆博極無遺爲文章必欲力反先

古不作今人一語一句多矣哉古未嘗有也性仁孝友悌執親之喪哭泣哀毁啜粥疏食一依禮制父處士公葬故有闕一意遷厝讀風水書行營吉壤必求不置者九年得地於禮安寨芝山己酉奉母夫人喪窆焉丁亥移窆處士公同原其地多石以土意其誤戊子公年幾九十念大事不時定自乘轎與孝民公往墳所至誠裁度獲吉而合窆焉落南後京圻先山奠掃禮缺公爲立規約別儲土田命子弟逐年往奠以爲常兩兄早世歸女教男以至成就與季弟白首怡愉未始須臾離勸督諸子讀書修行而必先於內

外輕重之分後進及門必以是爲教各盡其材口未嘗言人之過有善則心好之若己有之所與友皆一時修士若丁愚潭時翰未嘗見相慕恱書疏相往徠不絶七十著鶴氅衣國家推慶壽恩 授資辭不得亦未嘗服緋玉傍有古松拓其下爲臺每乘月逍遙因自號松月疏方池種蓮其中名其所著文曰荷華編松以貞月以明荷花愛其在淤泥而不汙也公至老精神不亂膚色益腴夜讀細書能寫字至甲午示疾乙未二月氣苶然廢啖飮猶不輟業戒子孫以愼持身擇交遊婚娶必以時前歿之一日 微誦中庸首

章易乾卦及馬史伯夷傳歿之日喉間氣息若聞若不聞皆中庸文正席斂手恬然而終實二月十七日也享年九十一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某向之原娶興陽李氏先公二十四年歿公自有誌敘其族系行蹟有三男四女男瑾瑣玲瑎卽乞銘者以治禮聞女適鄭輅權震說權永秀鄭碩者皆士人孫男七人仁迪仁求仁實仁培仁栽仁雨仁雲有荷葉編經書訓解漆園口義史選草藁藏於家德鄰晩家太白山下聞山之南有隱君松月齋先生者居之讀古書行古道博雅君子人也一日余齎刺謁之公引入坐與

之論經子百家語剔抉幽微亹亹不倦渾渾無涯涘豐幹白晳軒昂若雲鶴余暗暗稱歎以爲其沈靜淵嘿虛懷洞達無一點塵氣無一毫機心豈所謂近於道者歟及其歿而葬也爲文以祭之悲斯老之不可復見迺者公之胤瑎以權學士斗經之狀授余請銘辭不獲遂叙而爲之銘曰

以爲古人也古人吾不及以爲今人也今人何處得

嗚呼大朴日散元氣日漓先生已矣吾誰與歸

墓誌銘幷序

李瀷

松月齋李先生諱時善字子修隱居求志於安東之

春陽松月其號也松取不變月取有恒始爲博士家業旣而曰壯夫不爲周遊四方凡名山大川通邑都會英雄之所割據莊士之所槃旋足跡殆徧歸而爲齋僅容床案堗取去濕煙通而火不及衣禁輕煖食止白粥日二杅寒不爐暑不扇夜寢不過一二更嗜欲外屛眞精內專然後斥田求書或手自傳寫繞壁插架俯讀仰思投豆爲算以瓿滿爲度或讀過萬遍先之以六經四子若洛建性理之書旁通馬班羣史老莊風騷諸子若兵家地理卜筮之類無不橫穿午貫遂乃掞爲文章上自姚姒包羅百氏微顯逆志出

新入奇揚之爲瀾漫成濤波曲彎長洲幽隱畢露無
一句塵壒口業不循塗轍亦不淫於異教雜霸抑所
謂宏中肆外矣所撰著甚富自謂無益而棄之今留
若干篇又有經書訓解漆園口義史選藏於家略舉
其槩其言曰天誘包羲使啓卦爻三聖繫之辭發易
之性情然文周不盡契於包羲尼父不盡契於文周
更相運神與天唯諾後世或流爲數術不配德義程
子剗舊創新猶有牽合朱子正其失或相背馳故從
其所好取舍爲一間發自得作傳義駢枝卦畫無辭
惟書最初文字四代六體前後一千五百有餘年間

莫非明道之牖向道之淵源權輿於此學子相似惟
毋知之義理深微賢者論之故蔡氏十年貞積析衷
成說然診之不審或蔽血脉故近常情爲說據古訓
爲解虛以待明參互猥評作書傳參評古文引詩或
多變文其義相反今之解者從改爲眞徐究本旨不
動自佳作詩傳濫涂其他春秋三禮孔曾思孟傳道
之書無不反覆發揮令人益看益不厭遂名其書曰
荷華編荷華者處汙泥而不滓不爲無人而不香蓋
取諸此也性不喜徵逐所與遊一時名論數人孝友
之實孚於鄉黨常誨語後生曰士之爲行不過不愧

心三字及年至大耋膚革益充神采彌章曰吾素無修鍊得此壽可異也一日謂子弟曰自量氣力不可復支仍戒其謹持身審交遊婚嫁以時口中猶暗暗誦中庸首章易乾卦辭怡然而逝卽乙未春二月十七日也距其生天啓乙丑享年九十一墓在禮安峯芝山先塋下艮坐之原先生系出璿源 太宗別子溫寧君裎其始祖也溫寧無子取母弟謹寧君襛之子牛山君踵爲後牛山六子韓山正梃號西湖主人與茂豐正摠最有賢聲燕山主忌之父子兄弟七人同日被害歷信陽守淮司圃別提敏龍宮縣監成立

至諱榮基卽其先考也外祖安東權氏軍資監正來
乃冲齋先生橃之孫家于安東自先考始配興陽李
氏司畜署司畜一圭之女月澗先生㙉之孫冲齋乙
巳遺直月澗厓門高等皆嶺外之望族也有三男四
女男瑾瑎玲女壻鄭暬權震說權永秀鄭碩耆其人
也今其曾孫粱暨玄孫命顯氏來託不朽誌銘閱其
狀與碣皆嶺外賢君子特筆著稱濯異何敢贅焉只遵
已成文字略敘如右云爾銘曰

陋巷非可樂視富貴如穢腊之不穀孰不願安逸自
適凡起居飮食衣服淡然一無所欲生於百世下徧

薄之國與古聖賢恍若親切反覆著撰盈於篋牘引經證傳莫非苦心索得蓋古有遯世而不求人識先生非天放之爲徒乃逸民之匹敵歟

挽詞并序　　　　　　　鄭重元

太白山下楓井里有松月齋李丈人淳古高潔喜讀書以也爲親故遊舉場其爲文不肯務逐時好竟不售中歲以來端居一室晝讀夜誦六籍百家無不遍至八十九十愈篤冬不就溫夏不求凉朝粥一小盂夕粥一小盂夜久而寢雞未鳴而起兀然塊坐不出戶殆至膝攣筋澀嘗掇古史旁獵諸家起自太古下

訖皇明附以東國事編爲史選一帙藏于篋九十一而歿前一日誦中庸數章遺戒子孫有三子者七十歲六十餘歲五十餘歲云嗟乎古所謂隱君子者非斯人耶恬靜自樂不願乎外不見知而無悶篤信好古耄耋不倦世豈復有斯人也重元所居嘗隔遼數年前因一友生傳道其史選修輯事始聞姓名比到竹溪與靑巖亭主人語又得其詳願一納拜床下瞻望幽光之爲幸荏苒一歲公已返化自訟嚮德不勇徒抱恨無窮其卽遠也敢呈蕪語誄之云乎聊以表景行之思焉耳矣詩曰

太白山中老行年九十餘一瓢顔巷飲萬卷董帷書
責沈能無愧聞風有起余平生玩心處松月夜窗虛

又　　權斗經

世道日趨漓淳源久已散幽幽太古心不受澆風亂
希音脫淫哇大璞辭雕鑽含眞蘊質素巧僞自羞竄
始知頹流中離波有登岸
讀書有何好孳孳不知老耄期罔敢懈絕編肆硏討
窮年又繼晷墳籍日負抱終身味無味若獲千金寶
至樂會中心逢源在深造
遯世多近名先生獨超然終身伏嵁巖寓樂在陳編

荆璞不受琢蘊寶全其天君看衒材用漆割更膏煎
泯冥竟晦迹良史誰爲傳

又　　李棟完

我生千載後得接無懷際我公居林下陶然安天劑
有井水可飮有田食可繼營營人皆忙于于吾無勸
春風恒滿室化日窻間麗茅屋獨太古塵紛何曾戾
人人皆如公俗爲熙皡世
林居豈不好身閒讀古書古書何所言周孔及唐虞
矻矻窮日夜非但劬三餘深究天人奧妙觀造化初
事物無經心文苑日獵漁游龍挾鷲雹急捕奪其珠

牛鬼幷蛇神搜討無遺且發言成文章俗語謝榛蕪
紆餘卷海浪幽怪擣玄區世人誰傾耳雷驚群兒愚
自從帝王作世有太史氏孔聖修春秋筆削吾敢議
班掾兩司馬修史各有記紫陽繼其後凡例麟經擬
我公志刪述上追朱孔軌剔決榛蕪叢貫穿珠璣比
遂成一部書垂輝可千祀菉翁應發笑再我十七史
海嶽白玉立其名皆骨山玆爲羣仙囿閬風居其間
我公有仙分遠遊出塵寰手攜綠玉杖一擧窮躋攀
喬松迎我笑灼爍俱歡顔俯視大荒小灝氣襟前環
扶桑如聳葉東海一泓彎曾包有形外萬象皆穿擐

紫陽南嶽遊千載足可班

荆山有醜石中藏天下寶千古無人識嘿嘿埋荒草
有獻楚王門初疑終見好剞來發琬琰精光耀蒼昊
和氏不再作至寶誰能抱所以我公德闇闇林間老
明月無言在魚目揚名早嗟嗟谷中蘭淸香空自保

昨夜少微星光彩暗不揚我公厭濁世遐舉赴帝傍
何曾戀生死誦書聲洋洋從容意自得揮手遂翺翔
鯨魚駕飈輪遙指白雲鄉鸞鶴相先後玉女奉天漿
飄然遊汗漫俯笑俗子忙空餘腹中淸滿案堆琳琅
留下結大年南服播芬芳末路吾安仰悵望淚滂滂

作詩放楚些仙風吹大荒

又　　安鍊石

先生德望冠東南九十年來臥小庵心學靜中常主一達尊天下獨兼三詩書滿腹身虛老林壑藏名與自酣休道明時招隱盡諸公掌選可無慙

又　　金始鑌

曾聞麟趾播詩篇華胄遙遙代有賢左嶺落彼天漢脉南州耀彩以微躔山河自孕清純氣造化寧慳賦與權韻格孤松昂絶壑襟靈片月印澄淵天皇作失含香吏人世俄看泣玦仙冰玉貯壺爲素履詩書盈

儘是青氈夢回枕上嫌偷李起下床前恥問錢名利
一關生不識風雲萬態思無邊猖狂豈效窮途阮漫
浪聊追太史遷鶴駕鸞驂齊出沒喬儔松侶共蹁躚
平朝睎髮扶桑日薄暮停笻若木天飄拂恍騰雙腋
羽蒼茫笑視九州煙鈠將剔勝搜奇跡畊得無雙不
嘆田太白山南多桂樹永嘉城北即楓川深棲却伴
歸林鳥堅坐眞同入定禪別界不容塵半點名園猶
護屋三椽琅玕冠暨芰荷服蘭蕙時兼杜若搴几靜
窓間初旭照更深榻側小燈懸在天富貴身何與從
好工程志自專手閱古文三萬軸口討前事數千年

病猶不釋衰猶勉寢與俱眠食與咽擣扺春秋刪或
筆雲孫子墨後仍先是非歷歷歸誅賞成敗昭昭任
沂泗直討淵源希灝噩高開壇壘黜華姸文章正得
江山助志業渾從筆舌宣莊叟室虛生了白揚雄門
閑草作玄神明龜筮爭稱總嚮耆牛刀未見全霧漲
晩峯成豹隱波寒秋水學龍眠誰知櫝裏藏良玉堪
哂街頭售澤鞭盎粹已看春氣象淸幽不斷俗因緣
從知科目元非願自至朝衣亦不穿古殿靈光留在
獨老人星宿照來偏居然急景馳如馬忽報虛棺蛻
若蟬百載浮生何草草三淸行色劇翩翩風吹靜樹

無窮慟荷死殘香不朽傳天必福仁言足驗兒能讀
禮業應綿祇今末學迷歧路安得斯人起九泉宦海
十年愁醉夢講帷千里阻周旋一書當敎床留玉萬
事傷心罄斂船斜日異鄉東望哭落花啼鳥感徒羣

又　權萬

楓泉深洞有高士松月淸齋超世氛編摩歷代興亡
蹟探討先天象數文郢中白雪調誰和谷裏幽蘭香
不聞明時豹養眞君子老職龍驤副護軍
天仙來作儒仙久九十一年人世留笑看滄海桑田
變夢與羲皇太古遊韶容不染塵埃色道骨渾如水

月秋尻輪飈舉杳冥去𦵏帳寥寥猿鶴愁
孤山南嶽與愚丁向日儒宗次第零先生尙隱南山
霧後學方瞻北斗星如今泰岱一遊遠從此雲林千
古扃碧山晴月松間上猶想高人舊典刑

又　申鋯

太白之山高插天淸林氣像何悠然頭流楓嶽輸雙
展壁安𠀋經送百年昔時一黍門前客今世驚看地
上仙松月滿庭人去遠謾將編輯後來傳

祭文　三溪儒生

惟公禀資醇古秉操恬靜志曠以夷行純而正江湖

性氣雲月胸襟天球不雕大絃無音孝友肥家溫謹自持德器旣厚才分超夷自在齠齡篤志墳籍董園不窺禹陰是惜左經右史窮日繼夜諸子百家探討上下天機自露迎刃冰釋咀嚼膏腴磊落滿腹發爲文章簡古而蔚乎看班馬力追灝噩一區考槃萬慮忘筌東都處士南國儒先簞瓢陋巷富貴浮雲身世兩忘脫落塵紛婆娑泌衡歲月遲暮心廣神怡年高德邵韶顏白髮煒若神人淸香棐几鶴氅烏巾中宵起坐諷誦洋洋胸蟠千古領略興亡躡跡龍門溯流涑水提綱纂要霜露隻字百年光陰一室圖書至樂

在此孰知其餘義皇上人仙鶴高致餘風所及聞者心醉愛公無斁祝公萬年云胡不憖奄忽登仙鄉無耆德士失依仰凡在遠邇疇不懷愴況我溪院式公鄉閭倚公爲重文席不虛質疑問業啓我愚魯模範嶽麓絃誦石鼓陪遊杖屨幾深薰沐德音如昨俯仰陳跡嗚呼哀哉日月有時卽遠在明衿紳齊集蒸薦苾馨風凄蕙帳月白松軒怳然精爽如在玆焉一丘靑山萬世玄宮其存者長君子之終嗚呼哀哉

又　　道淵儒生

惟靈系出太史派連銀潢末路身世樸古心腸富貴

非願林泉棲逸無縫頹塌風埃迴絶土床煙足瓦釜泉甘藜布飽煖萬事灰心行敦家庭訓子純深善著鄉邦接人誠素餘事爲文不俗而古風雲月露雅非攸好閎奥深博是所自奇跨空騄駬世孰有知調高白雪人莫余和香荷出陸隋珠乘夜人爲公惜公不自矺唯德得壽終享遐年韶顔九旬平地眞仙爵優耆老昭代令典公作觧嘲公志是見日休無愧手藜昇頒大暮忽促居然乘化鄉黨失賴士林驚咜太白之陽一區學舍公昔主洞其有矜式公之云亡於何考德風儀已邈高標罔覿居諸電掣祥日忽臨薄奠

蕪辭敢表微忱靈如不昧尚冀其徠歆嗚呼哀哉

又 李應奎 權斗經 姜再望 權以鉉 邊克泰 權斗杓 姜再弼 任世翮 洪億 琴德純 金楷 琴緻 金鼎元 等

地蟠太白天垂以微寔啓高人閟跡韜輝其畸於世豹隱鴻飛其象千古禹磬虞璣渾樸全眞獷彼圓機恬泊養靜安此幽崎不及中歲絶蹤郊圻室纔半間圖書四圍晝讀夜誦焚膏絶韋述史垂言褒貶鈇威文以爲富困積非所餘四十年不出門閾榻坐用穿膝攣手而痱耄弗倦勤經畬舌織青松送月綠荷裁衣皎然空谷白駒誰縶踰九望百兀守書幃有味中庸

如悅叅肥臨化琅然一諷而歸死而後已殆其庶幾吾儕小子慕羶薰蕕黍與仲胤庚稧相依時節候拜敬承音徽稱觴上壽陳迹依俙方謀再會世故喜違仙算遽窮人事已非影響漸遠想像歔欷薄奠齊薦匪曰馨菲嗚呼哀哉

又

趙德鄰

嗚呼二氣運行氣鍾於人判合不齊升降紛綸或淸而薄或厚而濁交運間値賦受多偏於惟我公得全於天旣淸旣厚匆害匆喪養以冲和導以昭曠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脫略塵垢蟬蛻物表我林我泉我簞

我瓢一室蕭然我書我圖古聖人言及歷代事下逮莊馬諸子百氏包羅剔決如誦已言董園不窺管榻屢穿一切世好泊焉如洗不假脩爲嘿與道契九十一年一以是終在公奚憾我意不充我來自東縛茅羅山聞風趨拜獲承公顏不鄙謂余猥厠文席色腴氣清望若雲鶴虛往實歸鄙質薄敦豈不朝夕俗冗拘纏一再登門匆匆告違於今已矣吾誰與歸嗚呼哀哉大雅既遠元氣日澆世道交喪如水滔滔松風晝寒月色宵朗我懷先生俾也可忘嗚呼哀哉

又　權斗經

嗚呼世道之漓樸凋淳澆矜巧鬪銳競務驁嘗驕公惟
泊然嫉彼輕佻懷冲抱拙志遊羲堯世道之弊僞滋
質散矯情飾貌衒虛拚短公惟確如厭彼浮誕敦實
任眞德全愿款士習之媮童情白紛束書不窺遊談
無根公獨幽探飫醲典墳窮年不懈大耋彌勤士習
之汙趨名嗜利乘機巧抵靦顔忘恥公獨遐舉皭然
不滓迴脫常情高尚其事白駒空谷蕙帶荷衣明窓
棐几淺山荊扉收斂簡編抗迹厓隩林門大隱物外
高蹈豈不爲政孝友肥家孰云無酒飲人以和韞櫝
自珎君子之守踰九望百仁者之壽述作孳孳其書

滿箱公雖乘化其存也長眷念外家撫視小子忻我
登科觴豆助喜期我進用惜我投閒時一趨省怡然
賜顏何言一朝轉成陳迹鶴骨仙風已矣長陽松梢
明月髣髴儀刑薄奠陳辭庶幾歆聆嗚呼哀哉

松月齋重創上樑文 權萬

高人一去山阿寂寥幾年敝廬重修巖扉髣髴昔日
後學興慕季家有譽惟楓井里奧隅即松月齋舊宅
山蟠太白開成壺裏洞天星耀少微應在林下逸士
隱處去人寰非遠儒風帶仙味方高系出天潢三世
已斷歌鐘夢身超俗臼一生每懷丘壑心嘗愛逍遙

遊而讀南華曾躡蓬萊頂而望東海愽極而歸宿斯
文旨訣考論則貫徹前代興衰觀變玩占深有契乎
天山之象發凡立例竊托悲於風泉之詩天與寂寞
之濵地是明淸之洞三間自屋容膝之外即圖書數
文靑山量腹之資皆松木語朔邁谿縣人四百四十
得日等濟南生三萬三千外孩內明丹元暗注蓮葉
部味淡色晦葷血不染荷華編和風擁泥塑之春烟
煤斷土壚之夕登梓白粥眞得秘密中休粮方在壁
靑蒻非關堅坐後納凉用此世亦有眞隱吾曹獲近
耿光邪知觀化之一巡奄見遺世而長往偶童執燭

琅然誦過中庸尻仙碾車邈矣神遊上界適去爲天
子之順安仰發後死之歎想典刑於龐公猶存釋耒
之壠尋平生於魏野已迷採藥之蹊蕙帳空而烟愁
月悽茅宇頹而風旁雨上何幸曾孫之肯構克體當
日之苟完硐戸山窻不改穿榻之座柴門草逕斜連
考槃之阿歲月幾何緬高風而如昨林泉自在喜老
屋之重新雖精爽不可復親而羹墻若或有見輸材
而堂英動色罷復炎而呑鳥懷音德美揄揚吾家已有
高士傳坊名表揭後人應識君子鄉敢竭鄙誠庸效
善頌抛樑東帝出之墟日上紅絡古王孫休戚義四

重歌就耿丹衷抛樑南潢洛清凉影倒涵回首桐江
何處是一絲風重水如藍抛樑西石泉幽咽下三溪
籃輿穩舉昔年事花鳥至今啼復啼抛樑北葛峯蒼
翠撑天極層標千載仰彌高多少行人車上式抛樑
上碧空雲盡天無障山齋閒寂夜窻虛月隱松梢猶
氣象抛樑下鳳城官道連平野馳烟非草址山文到
此自然迴俗駕伏願上樑之後書香不斷道氣彌長
飮啄隨緣無負遺以安之意優游卒歲不墜尚其事
之風永葆家聲潛扶世敎

松月齋先生集卷之七

昔我遊覽小白清凉之間流峙明麗崖壑脩阻繚以邃廓其有容凝其爲高人逸士之所盤旋退而與鄉社長者談樸淳端慤齗齗有鄒魯餘風便有受廛之願顧小人懷土未有能自辨然其心容于此而故鄉于彼故遇嶺南人傾蓋班荊若見親戚舊歡由是輒訪古若今人物賢智無遺莫不以權檢討斗經趙密直德鄰李徵士光庭爲首冠玆三君子者衆華之拔人所信從也其他讀古書自好於里閭亦皆習聞客有從福州之春陽來以家藏松月齋集見示余未始有知也開其卷乃檢討狀其行密直銘其墓徵士編

次遺文序以弁之三君子斷非阿好過情則要是豪
傑之士也閱其文講學則窮到底蘊不落前奞往往
發得新知論治則尊王賤霸務去從簡尙功之陋而
必依歸聖訓六經四子方隅鉤連孤章大篇古色蒼
然東序西房球貝錯落夏之碑周之鼓間有聱牙不
可讀直置淺與深不論心眼爲之先驚自古巖穴之
士縕絅砥行遯世深藏名湮滅而不稱若此類何限
志士仁人所以賫咨歎咤而不休也余生好脩姱而
幾失人矣夫章甫適越俗眼看醜和璞在楚明智獨
覺所取舍不同故小人識其小君子識其大彼三君

子非可識而得其眞也乎吾又何憾由此推之太嶺
之陽本生才之地才比穀之嘉美人無穀不活國非
才不治　國家養之有法採之有術幾何不至於千
倉萬箱爲聖世之需用哉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
賢人隱天不生無施之才人不願不遇之時卽行與
違之異跡者無奈世何也公始肯爲擧子業旣而棄
之徧遊名山川以廣其志博觀天下書以攷得失杜
門六十年以驗其實於是信口立言橫放歷落無一
語涉乎當世人結習吾亦不知其爲何等力量卽囿
牛之鼎染指一臠而樂爲之說有問者且指松月子

傳應之

昭陽協洽仲夏上澣驪州後人李瀷謹書